

國聞短評

顧問大臣魁旃

回鑾後第一新政。即置顧問大臣是也。據日本報章所記。置顧問議長一人。副議長一人。顧問大臣十人。議長慶親王。副議長肅親王。大臣則榮祿也。王文韶也。袁世凱也。崑岡也。敬信也。崇禮也。鹿傳霖也。那桐也。瞿鴻禨也。孫家鼐也。凡滿員七人。漢員五人。西人所疑爲團匪元兇者三人。屢掌文衡者三人。曾任封疆者五人。他日中國所謂維新之政者。皆將於此是賴矣。哀哀諸公。其有以解宵旰厲精之憂。慰國民望治之心乎。

北京掠奪事件

聯軍之役。各國兵隊野蠻暴掠。無所不至。凡北來者皆能言之。其中俄兵最甚。法次之。日本兵紀律最嚴。此天下之公評也。乃近者日本各報歷載當時其軍隊在北京掠奪情形。千口一詞。其中有萬朝報者言之尤詳。自兩月以前起。用小說章回體日載一回。至今已六十餘回。尙未完畢。其中所言皆鑿鑿有據。歷歷如繪。其牽引連官身上者亦

甚多焉。聞將提出議院議其處分云。此中消息真贋。外人雖未知其詳。然必非憑空結撰。有斷然者。果爾則所謂文明。所謂紀律。亦安在耶。西哲常言。兩不平等者相遇。無所謂道理。權力即道理也。日本人能不自諱其短。而羣起匡正之。猶不失爲國民自重之概。若我國人倚賴甲國崇拜乙國之癡想。斯亦不可以已乎。

奧國人種之爭

奧大利國以數種宗教不同。語言不同之民族。聯結而成。其中最有力者。爲斯拉夫種。即奧國主權者。匈牙利種。波埃米亞種。德意志種之四者。是以其國內軋轢紛爭。既數十年。自匈牙利別立政府以後。風潮稍平。而德意志種波埃米亞種之爭。近年益甚。現當開議會時。兩種人各爭其國語之獨立。閩閼殊甚。開議六禮拜。尙未移於第二議會。政府大臣焦慮萬狀云。十九世紀以後。民族主義。磅礴于全世界。各民族之自求獨立。殆勢所必至。理有固然。奧國之前途。有識者頗爲寒心也。

富者好行其德

美國前既將彼軍士在北京所掠奪之銀三百餘萬兩交還中國。近日復將賠款額內

應得之一千八百萬美金（即三千六百萬元）一律豁免。或疑美政府前者何以要求如許之多。後此何以豁免如此之易。紐約某新聞紙曾辨明之云。吾美政府初時見列國所需索之軍費。實溢出於其所損害之外。驚其不廉。當時我政府欲調停其間。使以二萬萬美金了結。然列國不肯讓。初索四萬萬美金。卒減至三萬萬一千五百萬。（即中國四萬萬五千萬兩）當時吾美持之無益。不如亦隨之橫索。然後以返之中國。以輕其負擔云云。美國之出此手段者。殆以國富之故。能有餘力以好行其德歟。抑亦有所大利於後。將欲取而必先與歟。雖然就事論事。則美國誠不愧爲東方君子國矣。

勿反客爲主

中國今日欲行新政。而人才不足。則其始不得不借用客卿。此亦不得已之計也。近日袁世凱奏請於政務處置外國顧問員。吾亦無以易其說。獨可怪者。其建議於數強國中。每國聘一人。此中方略。吾輩百思而不得其解者也。夫聘客卿之權。操自我。我欲用某國某人。我之自由也。今而曰。一國一人。然則所以聘之者。非因其人。因其國也。即其主動力者。非我國而彼國也。寔假將如聶士成軍中之洋操教習。非有俄皇之命。不能

易矣。寢假將如稅務司赫德由英國立約擔保。永不許換他國人矣。埃及前事可爲殷鑒。將以此媚列強耶。吾未見以主權媚人者也。建議者其三思之。

殆非以防家賊乎

中國欲實行內治。莫要於設警察。此議近時多能言之者。前陳寶箴撫湘時。黃遵憲首建此議。行之於長沙。名曰保衛局。民甚便之。後李鴻章督粵。黃遵憲復陳此事爲弭盜第一義。行之於廣州。業未竟而鴻章去。遂中輟。自聯軍入京。畫地分治。布行民政。於是都中人始覺警察之政。法良意美。慶親王乃議行之於全國。聘請日本人川島浪速經理此事。先開一警務學堂。招學生五百人。其學期則初等科三箇月。中等科一箇月。高等科兩箇月。共半年卒業云。其經費則每年六萬元也。聞學生中旗人居大半云。又兩月前由北京特派二十七人往日本東京學警察。皆旗人也。警察一端。本爲最急之政務。然苟用之不得其當。亦常有擾民滋亂者。十九世紀前期歐洲各國之革命。半起於是。今慶王既知此舉爲當務之急矣。其專重旗人。度亦不過舉爾所知之義。非必有意於其間乎。而日本報章已竊竊議之曰。是防家賊手段。吾望慶王一雪此言也。

國聞短評

不纏足會萬歲

中國婦女纏足之風。盡人知其弊。而千數百年莫能革之。乙未丙申間。民間有志之士。憂焉。創設不纏足會於上海。冀以挽其末流。一時從風者頗盛。雖然。捧土以塞孟津。其事勞而其效抑末矣。今者奉明詔。特禁漢人婦女纏足。此事於吾中國將來女學之興。頗有關係。惜論文猶不甚嚴切。未著明纏足不得受誥封之文。雖然。得此一禁。因勢利導。此風當亦漸熄矣。不禁額手相告曰。不纏足會萬歲。

似此遂足以破種界乎

本朝起遼瀋入主中夏。故於滿漢交涉。抵抗調和之事實。爲二百餘年第一大問題。當攝政睿親王初入關也。甫一月。即下教國中。使滿漢互通婚姻。其規模實爲宏遠。使能行之。則種界今早破滅矣。雖然。當時滿人乘勝驕橫之氣。與其初來嫉妒之心。必不能從者也。當時漢人排外自尊之念。與其含憤積怨之餘。亦必不能從者也。故此制卒未

嘗一行。而後反懸爲禁。二百年來。雖漢軍旗人。亦未嘗與漢人一通姻。無論滿人也。今則外憂日迫。民智日開。政府竊竊然憂漢滿水火。終釀大患。頗思所以調和之策。頃乃以懿旨詔互相通婚。其用心良善。雖然。婚姻者人各有自由權者也。滿漢之溝絕數百年矣。其俗不相習。其性不相同。雖日下一詔以敦迫之。吾知其不過一紙空文耳。古文云。應天以實不以文。豈惟應天。應人亦然。政府若真欲除漢滿之界也。則當自大本大原之地。行之。以實利實益示之。雖無通婚。必相安焉矣。不然。雖通何益。歐洲各國王室。皆互有葭莩。然其猜忌自若也。況民間之一二家乎。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英日同盟論

日本自甲午戰勝以後。赫然列于世界大國之林。近年以來。全球之競爭點。皆集於中國。而日本之位置。乃益重要。前歲義和團之役。英國首電請其就近發師。是其證也。英人久執五洲之牛耳。而於東方利害。所關尤重。故今不得不求友助於遠東。亦勢使之然也。英人百年以來。以名譽的獨立自誇。未嘗一與他國聯盟。其間如德奧意之合縱。

如俄法之連橫。震動一世。而英國常倏然立於兩造之外。其所恃者厚也。今乃忽然納交于不同洲不同種不同文之日本。日人之榮亦極矣。陽曆二月十二日。日本政府大臣。布其密約之文于兩議院。舉國歡聲雷動。幾於若狂。頻日以來。紛紛開祝宴。志慶賀。殆視得臺灣時之氣象。猶有加焉。嗚呼。吾國人之僑居此土者。旁觀冷眼。感慨何如。其同盟約章凡六款。大率以保全中國高麗之獨立主權及其土地。而英日兩國相提携。以謀工商業之利益。是也。其用意亦良不惡。非惟不惡。於中國目前之局面。或多賴焉。約成之次日。其外交官照會中國朝鮮兩政府。皆感激涕零云。嗚呼。不惟政府。吾恐兩國人民之所感。亦當如是。以爲吾。今者。乃幸得託餘生於歐亞兩強國肘翼之下。吾高枕無憂矣。嗚呼。吾非謂英日兩國之不當有此約。吾固信此約之基於公法。合於人道。爲全球各國所無異議。願吾特不願聞我國人之歌此約。舞此約。崇拜此約也。飲冰室自由書有一條。題曰保全支那者。其言曰。一歐人日本人動曰保全支那。吾生平最不喜聞此言。支那而須藉他人之保全也。則必不能保全支那。而可以保全也。則必不藉他人之保全。言保全人者。是謂侵人自由。望人之保全我者。是謂放棄自由。

彼歌舞英日同盟者。盍一思之。

此約發布後數日。日本之時事新報。繪一畫圖。爲英日兩女神之像。倚輪持戟。而保護中韓兩孩童於其膝下。嗚呼。吾國人見此圖者。當有如何之感慨乎。吾遂爲英日膝下一弄兒以自足乎。

俄國之旅順口大連灣

日本郵船會社社長某氏。游歷東北一帶。歸而述所見曰。營口金州旅順大連間之鐵路。非得俄羅斯都統衙門之許可。則外國人不能乘載也。此鐵路一切執事之人。英語法語日本語乃至中國語。無一通者。蓋通他國語之人。彼決不用也。自驛長驛丁以至守護車站之兵。純然爲俄羅斯軍隊。使人恍如置身俄國內地。現時所行之鐵路。不過暫設者耳。其正路則穿山踰河。架飛橋。掘洞穴。其工程非常浩大。大連灣車站之壯麗。殆如王侯府第。游其市街。溝渠完整。廛宇宏敞。有醫院。有公園。其海岸一帶。有大碼頭。有船澳。有船廠。其工務局郵政局。皆用俄製之煉石構成。壯偉不可思議。嗚呼。以二十五年之借租地。而其所經營所布畫者。如此。其二、百、五、十、年、乎。其二、千、五、百、年、乎。吾烏

得而知之。

是誠何心

日本人天野爲之。於東洋經濟新報。屢著論說。謂必當與中國定版權。凡日本人所著之書。不許中國人任意翻譯。未幾此議動政府。日前聞其外交官有致電我外部商立版權同盟之事。其約之成否未可知。然吾不得不驚日本人之器小。而慮我當局者之贖贖也。吾國當務之急。莫如開民智。開民智莫如譯書。譯書莫如日本文之便捷。人人共知。此本國人應爲之事。非他人所能越俎代謀。本國人爲之。而他人助理之。則可若他人爲之。而又設爲限制。本國人反不得自由經營。則於吾國開民智之事。必大受阻礙。今許以版權同盟。則日本新著之書。必由日本人自譯之。而自售之於吾國。吾國不得任意翻譯。即日本注意此事。歲有成書。然其如少數。何又如他人代謀之事。不能皆適吾用。何假令各國起而效尤。要求同盟。則吾國譯書之事。可廢而吾國開民智之權。大半操諸他人之手。受害將無窮矣。故版權同盟。雖文明國應有之舉。然在發達幼稚之國。則無實稍後。日本前數年從德意志之講。入萬國版權同盟會。蓋當時有他事交

涉。不得已而爲之。近時識者論及此事。尙深歎其不便。以日本維新三十餘年。能通西書者。幾遍通國。而尙以此事爲不便。何況吾國。且日本者。日日言保全支那。開發支那。夫保全開發。則孰有要于輸入文明思想者耶。以堂堂一戰勝國。而與華人爭此故紙堆中之蠅利。所得幾何。彼日本人之能善漢文。譯佳書。以助我開智者。國中能幾人哉。雖定此約。而日本著譯出版之書。亦豈能多入中國。徒束縛我國民思想之進步。使之同歸于盡而已。彼日本三十年前之文明。一點一滴。何莫非自中國來。數千年。曾無代價。以翻刻我國之書籍。貪其利。至今日。遂乃忘反哺之義。挾所嚼歐西之餘唾。以驕人。吾乃知保全云開發云者。之皆屬虛言也。彼中一二達識之士。常歎其國人之不脫島民根性。若此等事。真島民根性之代表也。嗚呼。我國民其自勉矣。無信人之言。人實誑汝。豈惟版權他事亦如是而已。豈惟日本他國亦如是而已。丈夫不自立而恃他人之爲。援安所往。而可哉。

國聞短評

將裨學堂緣起

湖北於去歲杪設立將裨學堂。欲仿日本士官學校之制。其用意不可謂不善。惟其緣起或有未能深知者。茲略記之。初湖北設武備學堂。其時與日本人之交涉尙淺也。故請德國人爲教習。夫教授與學校管理法。在教育學中。本爲分科。教習之不能兼營校事。理勢然也。吾國當道向不知此。故一委諸德弁。其辦理不能有效。亦固其所。其後鄂督崇拜日本之心日盛。漸厭德弁。三年合同滿。即欲辭退之。夫辭退之權操自我。本無所難也。而當道不敢。輒援田舍翁請學究之例。雖來年不欲送關聘。仍虛言挽留者。一面別聘日本尉官二三人。使居於學堂中。雖然德教習未去。本無席位以容日教習也。於是號稱爲請來譯兵書也者。夫使其目的在譯兵書。則武昌之地亦大矣。何至無舍館之所。豈必惟武備學堂之是擇者。蓋其意欲以風示德弁。若曰瓜代者將至。汝可見幾而作矣。無奈紅鬚碧眼者流。不通人情。前弁合同雖滿。而德領事又薦新矣。外國之

命重於天語。當道者豈敢不受。於是武備學堂之臬比。仍爲德人所擁。鄂督如舍利弗之天花著身。拂之不去也。乃大窘。而所聘拱候瓜代之日弁。不得不仍以譯書之名。分贅疣於武漢者兩年有奇。去秋。日本參謀本部之有力者。曰福島安正。游歷至鄂。詰鄂督曰。君聘吾國將官來而無職以授之何也。此非我大日本帝國保全支那羽翼支那之本心也。宜速位置之。日本亦外國也。其命亦重於天語。又安敢不受。於是鄂督益窘無已。乃別設一將裨學堂。而訂日弁爲教習。且全權皆屬之焉。今者湖北一省。武備將裨兩學堂。重規疊矩。相得益彰焉。噫嘻盛矣。

媚外奇聞

中國人最恭順者也。察勢力之所在。而崇拜之。以固全己之勢力。中國人之特長也。自甲午一創。庚子再創。而崇拜日本之熱度驟漲。昔之以北京爲勢利要津者。今則移于東京矣。下自民間。上迄政府。莫不皆然。吾固無暇深怪。雖然。崇拜之則亦有術矣。能獻殷勤於其政府上。否則參謀本部。亦其次也。等而下之。能通聲氣於其民間之大黨派。雖無大效。猶可得其言論之助力也。乃近所聞某疆吏之事。有足使人發一大噱者。

某疆吏以黨俄聞者也。述者不欲道其名。故無從知爲誰何。惟傳其因黨俄之故。懼爲日本所排。不得安其位。曲思解免。而無由自達。乃夤緣轉託日本最著名某女史者。爲善辭以達於日本皇后云。其意蓋以日后必能道其事於日皇。日皇必能行其權於日政府。日政府必能容其喙於中國政府。於是吾之地位可以高枕無憂矣。其用心可謂曲折周到。視太后召見各國公使夫人而並及其子女。其手段有過之無不及。惜立憲文明國無有如李大叔其人者耳。

異哉所謂支那教育權者

吾嘗讀泰西各報紙。日日宣言曰。必如何如何。乃能握支那之交通權。鐵路輪船等練兵權。吾甚怪之。甚厭聞之。吾近讀日本各報紙。日日宣言曰。必如何如何。而後能握支那之教育權。吾愈益怪之。愈益厭聞之。

今日欲救中國。不可不首從事于教育。欲從事于教育。不可不取所長于最近最易之日本。此義人多能知之。吾亦稱謂然者也。雖然。當知今日世界爲國家主義之世界。則教育亦不可不爲國家主義之教育。國家主義之教育。非他國所得而代也。日本欲

握。我。教。育。權。者。日。本。人。之。國。家。主。義。也。夫。何。足。怪。可。怪。者。我。國。人。不。自。有。其。教。育。權。不。自。有。其。國。家。主。義。也。

日本各報之論此者多矣。吾今擇譯其一以告我國民。即教育時論第五百九十九號中有題「就于支那教育調查會」一篇。其略曰。

今日之支那。渴望教育。機運殆將發展。我國先事而制其權。是不可失之機也。我國教育家苟趁此時容喙于支那教育問題。握其實權。則我他日之在支那。爲教育上之主動者。爲智識上之母國。此種子一播。確立地步。則將來萬種之權。皆由是起焉。不見泰西諸國乎。彼自十五世紀以來。即實行殖民政略。務以扶植勢力于他國。其狡猾之手段。實有可驚者。彼等垂涎于其地。則不顧德義之如何。先驅本國無賴之徒移住之。不加以制裁。任其掠奪欺騙。此輩雖道德無成效。而富有成效。即富無成效。而徒衆之孳殖有成效。孳殖既多。本國乃派才德兼備之人往。名爲保護旅民。于是布法律。施民政。使該地之土民。不知不覺。慕本國（指泰西）之風。遂于曖昧模糊之中。使其地隸屬於本國。此等實例。于印度見之。于澳洲見之。于南洋群島見之。今

于支那又將見之。

彼等于種種方面。實行此政策。往往經營在數百年以前。結果在數百年以後。即教育之事。亦其一端也。彼等自殖民之始。即派傳教士以布耶穌教。冥冥之中。換其人民之腦筋。使同化于己。今英語之教育權。在支那者。實有許多潛勢力。近者聯合軍之戰役既終。彼等于香港于長江一帶。大張此幟。欲興多少無關係之學校。彼其事。事著先鞭。務實際。實有可爲吾日本人他山之石者。

各國之鷹麟虎視。既如此矣。今日我日本不可不競時制先。以教育爲扶植勢力之源。以支那爲可取也。則速取之。以支那爲可教化也。則速教化之。既悟斯義。則刻不容緩。宜速遣教育家于支那。國家設法保護補助之。雖當帑藏窘絀之時。不可惜此小費。失此機會。以貽我等子孫無窮之悔也。噫。北清之野。漠漠千里。渴望日本人之來前。漸醒之清廷。呼將伯于東方。盡吐哺握髮之禮。似此時機。空前絕後。苟遲疑不決。日姑待之。姑待之。恐他日我欲有事于清國之時。不知今日之清國。尙有存焉否也。

喜。此。雖。日。本。一。報。一。人。之。言。實。不。啻。其。一。國。之。言。也。中。國。人。之。熱。心。于。教。育。中。國。之。福。也。日。本。之。熱。心。助。我。教。育。尤。中。國。之。福。也。至。其。所。謂。教。育。權。者。日。本。果。能。得。之。否。乎。此。屬。于。未。定。之。問。題。要。之。吾。國。民。若。不。自。有。之。則。無。論。何。國。皆。可。以。得。之。法。律。之。公。例。凡。無。主。權。之。物。人。人。皆。得。而。取。也。即。人。不。取。之。而。我。亦。終。不。能。有。然。則。于。人。何。尤。哉。

六



國聞短評

崇拜外國者流看者

於戲盛哉。吾中國近日之洋務家也。洋務家之伎倆何如。見一外國人則崇之拜之。視之如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之上帝。雖外國一流氓。其入中國也。其聲價可以埒周孔。官吏士夫與交接者。得其一顧盼。登龍門不如也。嗚呼。外國人果有如此之價值否。吾所交者少。吾不敢言。惟以所聞。則去秋有日本人某到北京勸人東來游學。從之游者六人。備資斧八百金。並行李付之。而與之偕。該日人則自乘一等艙。而置六人者於三等艙。猶可言也。及到門司。又宴飲若干日。到西京。又流連花叢若干日。開一清單以示六人者。而八百之金僅餘二百有奇矣。猶可言也。及到東京則置此六人者於一客寓中。室之小與維摩詰臥病之處相等。六人膝相促。乃能容焉。猶可言也。詎知安歇甫定。而日本某者竟去如黃鶴。并金與行李皆無踪影。如是者十餘日後。乃由他學生之久旅斯國者。爲之招呼追索云。嘻。日本之高人達士。當亦不少。吾非敢以此人爲全國之代表。

也。雖然，以外國人爲全知全能者亦可以鑒矣。此一事也。

更有類於此者一事。美國教士傅蘭雅嘗受備於上海製造局有年。譯格致書甚多。此稍治西學者所能知也。吾輩昔亦深敬其爲人。去年盛杏蓀派北洋大學堂卒業生九人游學美國。以傅爲監督。吾輩方慶得人焉。乃近日得該處學生某君來一書。讀之真有使人怒髮衝冠者。茲錄其原文如下。

敬啓者。辱受國民厚願。得預遊學之列。分科學習。欲盡一藝一能。或可報國民於萬一。雖某爲四萬萬中之一人。有何能爲。然某亦衆人之一也。不敢有厚望於他人。而於已則責之綦嚴。今到美已三越月。此處風俗人情。未暇細查。故無以奉告。惟我等留學之苦。恐外人知而未詳。故謹將詳細情形。以達尊聽。幸其有辱教焉。初入卜忌利大學校。以爲此學校是美洲有名學校。繼而細查美國遊都大邑。學校教師。凡負高名者。俱在東邊城邑。有如伍君所謂美國東西學校費用略同。而東方則遠勝西方。今卜忌利在美國西方。僻壑以來。不過二十餘年。窮鄉僻壤。止能習礦學一門。其餘學問皆以東方爲美。美國學生非不得已無在此肄業者。傅蘭雅之子家立則遣

之東方遊學。而我等則羅織於此。蓋亦有故焉。傅氏身爲卜忌利大學校滿語教習。常誇于人前。謂已有大勢力于中國。中國官員悉樂聽命。今中國派學生來美。又爲傅氏照料。竟實其言。故盡置我等于此。以顯其能也。而我等在此之有無裨益。則所不遑顧。其設計可知。且我等初來此國。人地生疎。殊形不便。傅氏乃受我國百金。膺監督重任。自當妥爲垂顧。以免我等有礙于功課。不圖言過其實。多方爽約。入學之初。既不藉其先容。功課之餘。亦未聞其善誘。竟月不來。置身事外。飲食起居之事。皆我等自爲操持。視我等如路人。棄約言如弁髦。初尙以所居相隔十餘里。不便往來。近數日來相居較近。而更形隔膜。因何以故。則非所知焉。現我等所居之屋。長約三丈。廣二丈。一樓一底。傅氏以三千金購得之。月以五十金租與我等。實則不值二十金。據土人言計四年之租與息。即可以償其屋價。而傅氏則四年後。白得一屋。故其必欲我等同居。多方阻撓。佈散流言。傷我等體面者。以此三千金起見矣。且以同國之人聚處一室。則觀感無人。與在北洋大學校。無以異也。雖欲與美人交接。而家徒四壁。殊足爲外人冷齒。故外國之俗尙。西人之意志。絕無所知焉。傅氏亦自知我等同居之弊。自

認不諱。但辭以無人租屋與中國人。故不得不使我等同居云云。此語謊也。此處凡初入校者須居校一年。若居離校較近者。可以稟免。今我等居近校。分居校內。亦其宜也。乃傅氏于校內佈散謠言。謂中國人最不潔。而風俗又甚不好。與之相處。必受其弊。故我等欲自行分居。試問各處有餘房否。則答以傳教習管你們。未見其言。不能納子。由是可知傅氏必早已運動運動矣。見利忘義之人。何勝浩歎。彼既能在此散流言惑衆聽。亦必能在中國散流言惑衆聽也。美國人且爲所惑。中國人亦必能爲所惑也。又如購書一事。我等已憊于奔命。學堂常十數日盡書一卷。欲購新書。先列一清單。託傅氏簽字。既簽字然後挾單往書坊取書。但傅氏常不暇。屢訪之多不遇。既遇乃求簽字購書。又待數十日而書始到。時則又更易一新書矣。前數日忽向書坊言。謂近日已簽字者一概不作準。使我等遑遑焉。如假冒簽字向書坊騙書者無異。外人亦有以我等爲棍騙者流。其傷我等名聲體面者真莫斯若。而傷我國體面莫斯若。即使我無傅氏之事。亦多爲土人歧視。不名之曰支那賤種。即號之爲顏色之人。今更有此一番。真無顏久居于此。衆同視因此皆爲之大怒。于是欲離傅氏之軀

東而自工自食。傅氏恐我等之舉動有傷其名聲。并又無辭以對中國政府。故不得已低首下心。任我等辱罵一輪。并又致書至我等處認罪。現已爭回購書之款。并得分居之條。傅氏對陳君言。余七十多歲。未有遇過如是之人。且未受過如是之氣。此事本擬早告。但考期在即。故遲之又遲。此請大安某某頓首。

嗚呼。此身受者言之歷歷。必非以無根之談。污衊傅某明矣。審如是也。則傅氏號稱美國博士。號稱耶穌教牧師。何其所行之似蠅似鼠。又似蛆也。傅某猶如此。而類於傅某者。何限而下於傅某。又何限。是皆洋務家所視為全知全能之上帝者也。嘻。洋務家聽者。洋務家看者。

行人失辭

一月前各報紛傳駐日公使蔡氏致書江鄂粵各督阻止派留學生於日本一事。聞者且駭且怪。將信將疑。昨日東京萬朝報乃得其致北京外務部一書全文。錄於報上。日本各報館攻議紛起。政府及政黨人員詰責屬集。蔡使之猖獗極矣。本報宗旨專務提倡理想。發明大義。例不屑於一人一事之微。浪費筆墨。特以此事關於現在之國體及

將來之民智。其影響至重且大。因鈔錄該報所登原文併爲鞠識之如下。

蔡星使鈞致外務部書 正月初一日

查各省遣派生徒。例給咨文。由使臣送學及查察照料。殊不知照料自屬應爲。查察實難越俎。諸生徒不受範圍。猶屬細事。溯自康梁毒燄銷息以來。其逋逃潛匿日邦。爲所包庇者。指不勝屈。類皆竊其餘唾。巧肆簧鼓。借合羣之義。而自由之說日橫。醉民主之風。而革命之議愈肆。各省聰俊子弟。來茲肄業。熟聞邪說。沾染日邦惡習。遂入歧邪。竟有流蕩忘返之勢。譬諸螟寄蠹生。楚書郢說。父兄之教訓莫能及。官長之督率無所施也。伏思朝廷歲費巨貲。分遣生徒。寄學異國。原冀培植人材。周知外事。增益所能。以爲他日干城之選。詎料學業未成。而根本已失。宗旨一變。則心術全乖。加以日邦民德久衰。風俗淫亂。政府腐敗。天皇徒擁虛名於上。庇我逆臣。祖我匪徒。且暗中引誘學生以作亂之謀。以便從而取利。故於匪黨之倡言革命者。反多方以獎勸之。將來學生等卒業回華。散佈各省。倚爲心腹。假以事權。其中或亦有天良未喪之徒。能爲國家效力。然莠多良寡。煽惑已深。則何難揚彼頽波。微倖於死灰重熾。

竊恐曩歲湖北之變。雖免不復見於南北各省。此不得不爲之深思熟慮者也。鈞本擬將此等情形密陳天聽。及榮相慈鑒。獨以此事關係日本體面。既重且大。彼方窮乏已極。常冀我派學生。藉其膏火。聊助學校經費。而外則以同文之說。欲使文明輸入中國。若真心相助者。反覆躊躇。投鼠實有忌器之思。且慮事機不密。一洩春光。將招日人嫉忌。不特使者有履虎之危。轉大與邦交有礙。職是再三慎重審顧。而徬徨耳聞。各省仍須添派學生。恐將來愈聚愈多。流品愈雜。逆勢日熾。日人利有中國之亂。常肆言誣謗宮闈。污毀榮相。希冀皇上親政。從此轉相煽誘。墮其術中。不啻爲虎添翼。現計諸生來者。數已逾四五百人。綜核所費巨款。即各省自設學堂。亦應敷用。但能延聘泰西著名教習主講於學堂。慎選清白子弟。分門肄業。再由使臣多譯東西有用書籍。無民權平等諸邪說者。咨送貴衙門核印。頒行各省學堂。亦足資借鏡從長之益。將見成材轉易。樂育尤多。奚至有人主出奴之患。舍已從人之虞也哉。鈞未至日東以前。曾立論各省宜多派生徒。游學觀摩。藉開風氣。乃至此細加考察。而後知日本之號稱維新者。有名無實。其政府多樹黨援。各分門戶。不顧公義。每歎所聞不

符所見。又不料康梁以遁逃之藪。爲邪說之叢。敗壞人心。一至於此。尤不敢自護片言前失。而弗爲國家大局久遠計也。至康梁餘孽。現聚於橫濱一埠爲多。在東京者。則深藏固匿。不敢與使署人相一面也。橫埠商民。受愚已久。所以有借中華會館房。爲彼逆黨開設大同學校之舉。鈞自蒞此邦。密圖解散其黨。借會館請宴。親與諸紳商几席周旋。初諷以微言。次曉以大義。藉捐廉提倡。勸會館自立學堂。以教育其子弟。開導再三。諸人乃頓悟前非。咸願改邪歸正。合議收回會館學房。重建商民公學。求鈞作主。予以自新之路。計自今以後。凡彼自由革命逆黨。一旦頓失衆商伙助經費。無可爲固結團聚之資。徐以俟之。勢將解體而渙散矣。若各省更能永停添派游學。俾卒業者有去無來。則根株悉拔。流毒有時而盡。至於商民自開公學。好名畏罪。勢業與彼黨分馳。自當由官長提倡主持。曉以忠君愛上之忱。與以上進出身之路。夫而後人心一正。學術自端。邪說不禁而自止。逆黨不驅而自遠矣。區區臆味之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係爲顧全大局。仰承樞意。籌畫久遠之計。是否有當。務求密回堂憲。請示周行。俾有遵循。而無隕越。不勝禱切屏營之至。

此書既出現後。各報紛紛攻難。有謂其邪言熒聽者。有謂其見識卑怯者。有謂其污穢日本國民。有傷邦交。宜撤令回國者。有謂其語侵日本天皇。大不敬。宜照會中國政府。嚴治其罪者。衆口嗷嗷。不能盡錄。今但錄四月三日陽「日本」報中評林一門之漢文詩三章。亦可見日人之衆怒難犯矣。其詩云。

是誰氏

嘲罵我風俗。不知是誰氏。密書僞乎真。公揭新聞紙。兩國全交情。其任在公使。公使而無禮。國交可以止。

來此邦

禹域與神州。咫尺隔一水。古來兩相賴。形勢如唇齒。乘槎來此邦。駐劄爲公使。至誠應盡職。暴慢何無恥。

何無禮

妨礙留學生。不解國交體。暴言無所憚。極口逞醜詆。保全竭友情。我意固存此。兩國正尋盟。彼獨何無禮。

評曰。蔡便以此書故。將至不能見容於日本。自作自受。亦復誰尤。顧最可憤憤者。外交官爲一國之代表。其自辱而國體即與之俱辱。中國方當荆天棘地之時。更何堪復。此奇醜耶。篇中滿紙狂瞽之言。駁不勝駁。至其中最可笑者。莫如謂日本窮乏已極。常冀我派學生藉其膏伙。聊助學校經費云云。夫日本雖財政困難。何至恃外國學生以助國帑。信如蔡言。則數年前中國未有一學生來東。則日本全國之學校。豈不皆以經費無出。而全行倒榻耶。又謂日人利有中國之亂。常肆言誣謗宮闈。污毀榮神。希冀皇上親政。從此轉相煽誘。墮其術中。不啻爲虎添翼云云。夫謗宮闈可謂之罪也。毀榮相未必可謂之罪也。日本以伊藤山縣大隈等赫赫元勳。功在社稷。而報紙中日日唾罵之。侮弄之。繪圖畫以揶揄之。作詩歌以嘲笑之者。尙無日無之。言論自由。不能禁也。而況於外國之大臣耶。蔡使謂日人希冀皇上親政。轉相煽誘。然則蔡必恐懼皇上親政。咒詛皇上之永不親政。明矣。彼盈廷頑錮。雖視皇上如眼中釘。如喉中鯁。然猶必致美其詞曰。母子一心也。曰兩宮慈孝也。而蔡氏乃敢于明目張胆。謂希冀親政。即爲利中國之亂。彼其居心。視言自由。言革命者。何如。即以守舊黨之律治之。恐亦罪不容於

死也。至其謂橫濱大同學校爲梁逆黨所設等語。本報開設橫濱。最知其詳。查大同學校創於光緒二十三年。由闔埠紳商在中華會館集議建設。而康梁來東。乃在光緒二十四年九十月之交。學校與康梁何與。蔡氏以爲外埠商民。一如內地之柔弱而易魚肉也。乃欲欺凌之。舉其所公立事業歸之康梁。因撲滅而自以爲功。其所以爲康梁計者。則誠忠矣。奈犯衆怒。何。至其謂重建商民公學。由官長提倡主持。此事濱中久有所聞。若誠能如是。則以橫濱區區一隅。而有兩公學。教育日盛。豈不可賀。居斯土者。日翹足望之。而惜其至今數月。寂然未有聞也。要之中國他日之存亡絕續。皆將惟日本留學生是賴。多得一人。即多收一人之益。中國今日大事。未有過於此者。吾敢昌言曰。阻止派留學生之人。即我國文明之公敵也。雖然今日中國新機已動。懸崖轉石。欲罷不能。蔡氏何人。乃欲阻之。毋亦古詩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耳。蔡謂各省若能永停添派游學。俾卒業者有去無來。則根株悉拔。流毒有時而盡云云。無論各省大吏。未必皆惟蔡言是聽也。無論日本政府與蔡反對。強之使派。而當道者不敢不從也。即使果如蔡言。而東京現時留學生數百人中。由官費者不過強半耳。其餘則皆自備資斧。茹根嘗胆而來。而近數月來陸續渡航者。幾於無船無之。又可盡乎。凡國民文明

程度愈高者。則其仰庇於他人之事愈少。豈必官派哉。彼日本之伊藤井上何人也。蔡氏盍多服滋補藥物。保養此尸。居餘氣之身。勿遽就木。佇看十年以後。日本留學生之成就何如矣。雖然。蔡氏亦云。智矣。彼其自忖。斗筭碌碌。無計可留。其姓氏於十年數十年以後。乃特爲此一書。故以抗文明之盛潮。他日有著中國思想發達史者。則蔡氏此書勢不得不採之。以備一重公案。則蔡鈞盛名將得附於奧國梅特涅。俄國波比德。挪士夫之末簡。而並以不朽矣。豈不幸哉。豈不壯哉。或曰。蔡氏近贊助留學生會館事。又捐助東亞學校經費。其有悔過自新之意歟。或曰。是藉此以解免於日本人。以求保其三年一任也。或曰。是口蜜腹劍也。記者蓋無得而斷焉。

又按蔡使函中謂勸諭橫濱商人收回大同學校房屋一事。略記如下。蔡甫到任。即立意與大同學校爲敵。以自徼功。乃謀喉紳商爲其鷹犬。屢次到中華會館挑釁滋事。奈諸紳商不墮其術中。莫之肯助。久之乃得一盧某者。喉令出名與訟。謂大同學校佔據中華會館房屋。日本裁判所審論數次。卒於陽曆四月五日。即華曆二月廿七日。斷定盧某無可以訟學校之資格。遂將原稟擲還。計此事蔡盧所得之結果。惟消耗數百金之律師費。數十金之裁判堂費而已。嘻。是亦不可以已乎。記者附識。

國聞短評

奴隸與盜賊

自回鑾後。保護外人之懿旨。不下二三十次。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誠如孝子之事父母。矣。公使夫人偶遭兒童指目。輒欲拏拷治罪。一教士之受辱。輒下罪己之詔。何其恭順。一至此甚也。民間如順從朝旨乎。則奴隸而已矣。奴隸猶可。兩重奴隸。何以堪之。如稍有。不。屈。乎。則盜賊而已矣。盜賊猶可。兩重盜賊。何以堪之。今日爲中國百姓者。奴隸盜賊二者必居一。於是嗚呼。何爲使我民至於此極也。悲夫。

西報偉論

一月前。天津有一西字報著論一篇。極言教士在內地專橫之狀。且斥言中國他日亂階必起於是。其言可謂深切著明。西士如猶不悟乎。弗戢自焚。今日廣宗鉅鹿之事。猶其小焉者耳。

吾國公使獨非人乎

駐俄公使楊儒暴卒。世人固稍已疑之。未幾而其子復自縊。瀕死時有極痛心之言。世人益疑之。近者日本報乃詳述楊儒之死。實被俄人從樓上踢下致命。蓋因滿洲條約爲各國所制。不能得其志。故以此洩忿云。其言確否未可知。然諒非無因矣。嗚呼。德公使之死。遂至八國聯兵。神京陸沈。意國公使夫人途中遇羣兒譁笑。遂勞明詔惶恐謝罪。鉅鹿之亂。法教士受傷。政府弔慰之電。稍緩至天津。法領事即相責言。吾國公使。獨非人乎。語曰。寧爲太平犬。莫作亂離人。吾欲易之曰。寧爲外國皂。莫作中朝官。

濟濟多士

據京鈔月來入京引見人員。不可指屈。約略算之。帶領引見者已有五六百人。其驗看者已及千人。其不及驗而待下月者尙有千餘人。嗚呼盛矣。往聞安南將亡時。其士子應試者全國不過三千餘人。及丁酉年越之亡二十載矣。而是科鄉試乃有一萬二千餘人。然則官吏士子之多寡。殆與國之盛衰成反比例歟。桃花扇傳奇有云。『報長江鎖開。報長江鎖開。石頭將壞。高官賤賣沒人買。』今日官場股份行情。猶逐日增長。是亦國家億萬年有道之徵矣。聞之破涕爲笑。

又將防家賊耶

中國第一次官費。派出留學日本諸生卒業於士官學校。以前月歸國。其中以湖北派出者最多。北洋次之。南洋又次之。北洋歸國之學生。袁制軍皆派爲參謀部。信任逾恒。惟湖北學生則僅派充教習。張制軍待之殊冷落。其薪俸最厚者不過月數十金。其薄者僅每月十六元。飯食一切自備。又恐學生怨懟。派人監守之。出入言語。皆不得自由。來往信函。皆須拆視。殆與囚虜無異云。嗚呼。旣已疑之若此。嫉之若此。然則何苦復派游學哉。或曰。將以媚日、本人。示其有文明舉動也。是或然歟。

大學得人

回鑾後所辦新政。惟京師大學堂差強人意。自管學以下諸職司皆稱得人。聞欲設一哲學科。雖有反對者。而管學大臣之意甚決也。總教習吳君摯甫。譯書處總辦嚴君又陵。聞皆力辭。雖然。今日足繫中外之望者只此一局。吾深望兩君之稍自貶抑。翩然出山。以副多士之望也。

粵學端倪

陶子方制軍督粵以來。銳意振興庶務。而年來設施。表見者希。粵人不勝雲霓之望。頃

者廣雅書院改爲省學堂之議。經已就緒。頒出圖表六紙。其第一表爲表明設學等級及其課程。見我國所定新制頗與日本現行制度相似。附第一表爲表學級層進及比較學問。第二表爲表明現擬課程。尙合各國公定學章。並就擬定課程。附表教習人數于末。附第二表爲論普通課程及教育之要。第三表爲表明改葺廣雅書院以爲省學各種堂舍。第四表爲表明全學人數及久暫款項綱舉目張條分縷析。誠現時各省學務之冠也。今擇錄其一二。

第二表所擬課程及教習人數

按此係專就備齋第一年列表即與日本中學第一年相當之學級也

定日課爲講授

定夜課爲溫習

日課講授以七小時半

一小時即俗稱之一句鐘

爲至多。合六日計之。得四十五小時。各國功課。設

有禁令。六日間不得過三十小時。其令必不能行於需才孔急艱難創學之時。故四十五小時者。離絕萬國之通則定之。不可再以爲功課過簡而訾之。

四十五小時之功課。按各項課程。分表如左。擬考選學生百六十人。四十人爲一班。分爲甲乙丙丁四班。合功課時刻。應聘教習幾人。同列表下。

六日間

綱常大義講義 甲 九小時 乙 九小時 丙 九小時 丁 九小時 合八小時 教習一人	本國文 甲 九小時 乙 九小時 丙 九小時 丁 九小時 教習一人	英文 甲 九小時 乙 九小時 丙 九小時 丁 九小時 教習一人	史要講義 甲 三小時 乙 三小時 丙 三小時 丁 三小時 合十二小時 教習一人	地理講義 甲 三小時 乙 三小時 丙 三小時 丁 三小時 合十二小時 教習一人	數學 甲 六小時 乙 六小時 丙 六小時 丁 六小時 合十二小時 教習一人	格化博物總論 甲 四小時 乙 四小時 丙 四小時 丁 四小時 合十六小時 教習一人	政法講義 甲 三小時 乙 三小時 丙 三小時 丁 三小時 合十二小時 教習一人	圖畫 甲 四小時 乙 四小時 丙 四小時 丁 四小時 合四小時 算學教習或英文教習兼	圖畫 甲 四小時 乙 四小時 丙 四小時 丁 四小時 合四小時 算學教習或英文教習兼
------------------------------------------------------------	-------------------------------------------------	------------------------------------------------	-----------------------------------------------------------	-----------------------------------------------------------	---------------------------------------------------------	-------------------------------------------------------------	-----------------------------------------------------------	--------------------------------------------------------------	--------------------------------------------------------------

每教習講授功課
皆在十小時左右
然講授前播檢豫
備至少需兩倍之
力講授後校核批
改至少又需兩倍
之力每六日當任
五六小時之勞
苟欲力副委託亦
頗困瘁矣

第四表學校經費
逐年豫計表

備齋

壬寅
第一
年

樂歌
甲乙丙丁
三三三三

合四小時

格化教習兼

體操
甲乙丙丁
三三三三

教習一人

共各四十五小時

教習十六人

支出

改葺舍宇及置器費八千兩

備齋第一年生百六十人歲費三萬兩

校士館生及西學生歲費一萬兩

舊有常年款約三萬兩

新籌現常銷款八千兩
適用盡

計款

改葺舍宇及置器費四千兩
添招學生之故

備齋第一年生百六十人歲費四萬五千兩

支出

計廣雅房舍足容五百人異日專辦專齋通會中學生皆當升入齊至少五百人之額始能相容然則本學堂必備有五百人之常年費自不待言故擬就試辦備齋正齋時逐年籌增期至專辦專齋五百人經費早經籌定可備臨時之擴張

學生考取十五六至二十歲文理明通者
校士館生習經史讀日文至曉文法能觀書西學生留英文已能譯解者本年又加深其文義

癸卯第二一年

校士館生及西學生歲費一萬兩

校士館生課如第一
十之四博觀日文教育書
十之三博觀日文政法書
十之三博觀日文實業書
並各能任譯述即卒業

計款

舊籌常年款四萬兩
新籌常年款一萬五千兩
現銷款四千兩

適用盡

改葺舍宇及置器費四千兩

備齋第二一年生八十人歲費二萬兩

合六萬兩

支出

正齋第一一年生一百六十人歲費三萬兩

遊學日本十六人三千兩

附屬譯輯局資本五千兩
時別定西學生為譯校者
習或另選用

甲辰第二二年

計款

舊籌常年款五萬五千兩
新籌常年款一萬五千兩
現銷款四千兩

適用盡

外存譯輯局資本五千兩
遊學費二千兩

改葺房舍及置器費四千兩

本年不消此數將存備專齋置重要學具之用

備齋第二一年生八十人歲費二萬兩

合七萬五千兩

支出

正齋第二一年生一百六十人歲費四萬五千兩

遊學日本繼續費三千兩

附屬譯輯局資本五千兩

連前共一萬兩永遠以之周轉不
再增添學堂附屬譯輯局者以可
置備活版並便學堂之用不但出
譯輯書以惠士林也惟附屬之局
究非專局故局面不必過大

正齋第二第四年

附錄

丙 第 五 年

計 款

舊籌常年款七萬兩

新籌常年款一萬五千兩

適用盡：外存譯輯局新舊資本一萬兩
新舊提存遊學費四千兩

改葺房舍及置器費四千兩
本年愈不消此數亦存備

備齋第二年生八十八人歲費二萬兩

正齋第三年生八十八人歲費六萬兩

合九萬兩

學生四百八十人
豫立專齋之額明年
即可將正齋第三年
生作為卒業升作專
齋學生

遊學日本繼續費三千兩

提存遊學費七千兩

計 款

舊籌常年款八萬五千兩

適用盡：外存譯輯局資本一萬兩
新舊提存遊學費一萬一千兩

備齋第二年生八十人歲費一萬五千兩
第一年生止不招

正齋第三年生八十八人歲費四萬五千兩

專齋第一年生百六十人歲費三萬兩

遊學日本繼續費三千兩

續派正齋生遊學日本十人二千兩

提存遊學費五千兩

辦專齋時或當
添聘外國專門
教習三萬兩亦
足教百六十人
者彼時風氣漸
通學堂開辦已
久而皆可湊
省也
專齋生百
六十一人本
堂正齋生
選升百二
十人餘四
十人就外
府中學生
選升

丁 第 六 年

計 款

常年款十萬兩：適用盡：外存譯輯局資本一萬兩
新舊提存遊學費一萬六千兩

專齋 戊申 第七年

附辦 正齋

支出

正齋生二百四十人歲費四萬兩
專齋第一年一百二十人歲費五萬兩

費皆較少於原定之數一則開辦已久俱可
湊省二則款有定額無可隨便籌增本年專
齋生應招百六十人今止百二十人者一則
限於經費二則本年本堂應升之正齋生止
有八十人恐又不足數外府之中學生彼
時必亦不多湊足百六十人則經費適敷外
九年止招足百六十人則經費適敷外府學
風既盛學生之應升者亦多矣

遊學日本繼續費五千兩
續派正齋生遊學日本十人二千兩
提存遊學費三千兩

計款

常年款十萬兩：適用盡：外存 譯輯局資本一萬兩
新舊提存遊學費一萬九千兩

正齋生一百六十人歲費二萬五千兩

專齋第二年生百二十人歲費六萬五千兩

第三年生本年終卒業除送
遊學外擇九升人
京師大學堂餘分別選用

遊學日本繼續費七千兩
續派正齋生遊學日本十人二千兩

支出

八年內共派出遊學日本生四十六人此四十六人者作為額外遊學
生皆令留學日本六年有入大學校通英法或英德兩國語文者校士
館生十六人再挑四人二人派往德國二人派往法國正齋生三十人
挑八人亦分往德法留學各三年每年每人計學費七百兩內外四十
五人學費除本外以後尚需五萬兩以舊提存之款及第九年以後
逐漸提存之款充之適可敷用從第九年起派專齋生五人至日本
至第十四年滿三十人年款四千兩作為額派從第十五年起挑留學
日本生三人改派歐西至第十七年滿九年額派從第十六年起挑留學
歐西六千兩日本改派歐西至第十七年滿九年額派從第十六年起挑留學
有續辦專齋生經費派歐西遊學者其經費俟臨時另籌

巳酉 第八年

提存遊學費一千兩

計款常年款十萬兩：適用盡：外存譯輯局資本一萬兩
新舊提存遊學費二萬兩

難哉使絕域之才

自交涉既開。近二十年來。以出使員缺最為優差。每當瓜代時。暮夜鑽營者無所不至。乃近者意大利奧大利比利時三國皆向外部求特派公使駐其國都。政府亦既許之矣。而定章每一使館每年經費只給三萬兩。公使俸廉一切在內。奏帶參隨。不得過四人。於是外務部之官吏。無一人願赴任者。政府大困。不得已以道員某某等充之云。告身一醉。在盛唐時已然。今使費雖薄。然尙有三萬。且可為將來不次遷擢之階。袞袞諸公。亦何必視為畏途哉。



國聞短評

自治：非律賓自治

西六月一日

四月廿五日

倫敦電云。美國大統領盧斯福演說。謂非律賓他日。若能有自治

力之時。美國當許其自治。聽者大感動云。美國如果有是心乎。庶不愧為大國民。不愧為自由國民。果能踐是言乎。庶不為華盛頓羞。不為林肯羞。

古巴隸美後。於今四年。今美已許其獨立。西五月廿一日。美總督解任歸。而古巴共和國之大統領麻兒瑪宣誓就任矣。善哉善哉。已立立人。已達達人。大國民自由國民。固當如是。

非律賓敗軍之將。愛國之士夫。流寓於日本者數十。吾往往從之游。且哀且敬焉。吾聞近年以西班牙文著錄之書籍。其成於非律賓人之手者十而四五。其醫師律師等。赫赫有名於歐洲者。不乏其人。其布告獨立時所頒憲法。十四章百有一條。正當詳密。視歐美最文明國之憲法。一無所讓。烏在。今日之非人。其力不足以自治也。美國而果有

是心乎。果踐是言乎。吾祝其爲古巴之日不遠也。
嗚呼。我國民試一自省其自治力。視非律賓何如矣。

革命！俄羅斯革命！

咄。俄。羅。斯。革。命。！。吁。俄。羅。斯。遂。不。免。於。革。命。！。嘻。俄。羅。斯。殆。不。可。以。不。革。命。！
俄。羅。斯。革。命。之。機。動。之。已。數。十。年。其。主。動。者。不。過。學。生。耳。理。想。耳。今。則。工。役。思。革。命。軍。人。思。革。命。舉。國。之。民。除。宮。中。及。最。少。數。之。高。等。貴。族。外。幾。無。一。人。不。思。革。命。革。命。之。機。殆。將。熟。矣。

女學生者。俄國革命黨中最有勢力者也。近日以革命之報紙書籍密贈於聖彼得堡之海軍將校及全國之航海家皆已得其同情。全國之工役相約要求增加庸率減縮操作時刻期以五月同盟罷工。今於聖彼得堡莫斯科兩大會已爆發流血矣。其餘各地蠢動者所在皆是。迦遜省巡撫和波林忌已公言無術以制境內之暴發。加哥福省現已成恐怖時代。官吏悉逃難他去。嘻。岌岌不可終日矣。

或言俄今皇知勢不可遏。不得不改圖以求自免。將踵前皇亞歷山大第三未竟之志。

改。行。立。憲。政。體。云。其。信。與。否。吾。不。敢。知。即。信。矣。而。能。救。與。否。吾。不。敢。知。要。之。十。年。之。內。俄。國。於。革。命。立。憲。二。者。必。居。一。焉。吾。敢。知。之。

夫。使。俄。國。或。迫。於。革。命。而。立。憲。乎。或。求。立。憲。不。得。而。卒。收。功。於。革。命。乎。則。自。今。以。往。地。球。上。完。全。專。制。之。大。國。惟。餘。一。支。那。矣。

張南皮之商務政策

鄂督欲以湖北紡織局售與日本人。有安田氏者。往鄂交涉。今未就議。他日能就議與否。吾不敢知。要之。此紡織局終非鄂督所能有矣。終非中國人所能有矣。

上海織布局。前由中國官督商辦。折閱幾盡。售與英人。至今獲贏無算。湖北織布局。亦由中國官督商辦。折閱幾盡。安田氏若得之。必獲贏無算。

上海招商局。前年曾議售與日本人。今湖北織布局。復議售與日本人。

前蘆漢粵漢鐵路。華商有欲自開公司承辦者。擬兼入洋股。鄂督不許。卒乃一歸華俄銀行。一歸美國公司。鄂督欣然矣。此次紡織局之出售。聞亦有粵商欲承辦者。擬兼入洋股。鄂督不許。卒沿門求市於他國。

華商之力。未必不能獨任。然必欲驛入洋股者。畏官之督之也。洋股未必有損於權利。然官不欲者。惡已之不得督之也。夫官不鄙商而躬自督之。豈非盛德大業。而商畏之也。如虎。官之爲官。可想矣。官之欲得而督之也。如蟻慕羶。官之爲官。又可想矣。鐵路礦務。則人紛臂而奪諸我。官督商局。則我拱手而贈諸人。鄂督於東三省俄約路礦之權。抗電爭之。義形於色。使全權大臣。還以相詰。鄂督將何辭以對。

宦途冷眼觀

前月廣西亂警正熾時。兩廣總督在病假中。廣西巡撫在病假中。廣西藩司亦在病假中。何病之巧耶。豈真西人所謂東方病夫國耶。雖然。彼草澤人物。視之病與不病。假與不假。恐無擇耳。

滇撫李經羲以請入覲面陳機務獲譴去官。其所欲陳者。未知如何。然以一封疆不能言事。而猶言求達民隱耶。

直督屢被參劾。日人之言。謂必有大力者嗾使之。殆非無因。李文忠與伊藤博文語。謂外國之議院。似吾國之都察院。六郎似蓮花耶。蓮花似六郎耶。

廣宗鉅鹿之亂耗。漸告平復。而前此傳言袁軍所至。輒遭挫敗。其爲報紙之張大其詞耶。抑袁軍久練之師。竟與尋常諸軍伯仲耶。袁軍形式上之可觀。人人皆知。使傳言而信。豈其所缺者在精神上耶。以今日之國體。今日之朝局。今日之官吏。欲求有精神之軍隊。可得耶。不可得耶。

英杜和議遂成

英杜戰爭。新聞紙中報其媾和期近者。已屢見不一見。卒蹉跎荏苒。直至西六月一日。四月廿五日。以和約既定議畫押聞。此役自一八九九年十月下宣戰書。以迄今日。凡亘二年零七箇月。英國所耗軍費。共二十千萬磅。發兵三十萬人。馬三十萬匹。自英國立國以來。戰事未有烈於此者也。而和議成後。則英國所得者。阿連治殖民地四萬八千三百二十六英方里。杜蘭斯哇殖民地十一萬九千三百三十九英方里。其所獲亦不可謂不豐矣。當兵衅將開時。杜國大統領古魯家。寄書於美國一友人曰。英人欲取兩共和國爲屬地。吾知其終必能如願。但不可不擲非常可驚之代價以易之耳。噫嘻。壯哉此言。萬里之外。聞者猶爲動色。以全數不滿二十五萬之波亞人。而與世界中第一強盛。

之英帝國爲敵。相持至兩年七箇月之久。婦女荷戈。老弱倚馬。矢盡援絕。人無退志。嗚呼。可不謂豪傑之國民哉。普天下血性男子。誰不臨睨南雲。而洒一掬同情之淚也。

朝旨深意

四月初十日。有賞給御前大臣軍機大臣總管內務府大臣南書房上書房大學士各部院尙書左都御史及各省將軍軍督撫平定粵匪擒匪回匪方略各一部之上諭。當此國步連遭之日。忽舉前此武功懿鑠之盛。而宣示之表彰之。其有意耶。其無意耶。諸臣讀此者。亦可見龍興異域之大清。其威力如此。其巍巍高拱深宮之太后。其功烈如此。其赫赫其孰敢不悚息馨慄。軒鬢而歌舞之者乎。抑大清之入主中夏。二百五十年矣。其間所經大難。以粵捻回爲最劇。彼等以區區揭竿之衆。羣起一呼。蹂躪半天下。燦燦輕忽。所向破碎。當是之時。清祚岌岌不可終日。而皇太后猶能指揮若定。草薶而禽獮之。自茲以降。海內肅清。感慨風雲。奮袂扼腕之士。唏其微矣。今日之天子。今日之執政。夫亦可以高枕。鼾睡般樂。佚遊睥睨。此四萬萬奴隸視同無物焉矣。而汲汲講求方略。胡爲者。藉曰內憂不足。懼而猶懼。外患故以是相惕焉。吾甚惜乎。甲午一役。無平定

日。本。方。略。庚。子。一。役。無。平。定。八。國。聯。軍。方。略。而。後。此。之。所。以。對。付。外。患。者。非。可。膠。柱。刻。舟。以。平。粵。平。捻。平。回。之。前。事。爲。師。也。然。則。朝。旨。之。意。可。見。矣。若。曰。爾。四。萬。萬。漢。族。當。知。雖。以。粵。捻。回。之。猖。獗。不。能。訖。我。大。清。之。天。命。此。後。猶。有。陳。涉。輟。耕。石。勒。倚。嘯。者。其。亦。可。以。戒。矣。設。其。有。之。則。軍。機。大。臣。各。部。院。尙。書。各。省。將。軍。督。撫。持。此。方。略。以。摧。枯。拉。朽。焉。云。爾。嗚。呼。四。萬。萬。漢。人。聽。者。各。部。院。各。省。之。大。清。社。稷。臣。聽。者。

國聞短評

調停良苦

胡侍郎燭棻袁制軍世凱與英公使訂約交還鐵路事宜。許英人運兵等種種權。而仍用英人金達管路事。各國聞之。嘖有煩言。外部乃托詞云。二人並未知會外部。任意自專。當即奏請將胡袁交部議處。以謝各國。議處之命下。英使乃向外部轉圜。不用金達管路。其餘權利仍舊。並請豁免處分。外部調停其間良苦云。嘻。權限不定。何以治事。我自兒戲。人亦兒戲我矣。

賠款財源

政府自開罪外國敗衄後。其賠款則使民間負擔之。甚矣民之可哀也。今將此次賠款各省財源所出列表如下。

湖南	加鹽稅	加印紙稅	加阿片稅	派捐
湖北	同	同	同	同
			烟酒糖稅	

廣東													加釐金	房捐			
四川		同											肉稅	同	增地稅		
浙江	絲落地稅												酒稅	同	同		
江蘇														同	同		
安徽													肉酒稅	同	同		
江西														同	同		
福建	紙稅												果蜜稅	同	同		
山東													烟酒稅				
河南	鹽稅														同		
廣西													賭博稅		同		

中俄之內亂外患

中國之內亂。可以止。外患。俄國。之外患。可以止。內亂。中國所最畏者。外患也。然欲免外患。不可不汲汲防內亂。俄國。反是所最畏者。內亂也。然欲免內亂。則必不可絕外患。今

不。幸。而。外。患。絕。此。其。內。亂。所。以。洊。至。也。彼。俄。之。軍。人。常。因。外。患。以。爲。衣。食。之。資。今。其。來。滿。洲。以。蒐。薙。支。那。人。者。固。屬。賞。心。樂。事。然。其。在。本。國。爲。防。禦。歐。洲。之。役。者。則。髀。肉。生。久。矣。悒。悒。不。平。之。心。因。之。以。起。今。也。大。學。生。之。革。命。運。動。勞。役。者。之。罷。工。同。盟。紛。起。於。各。處。而。軍。人。之。不。平。者。亦。從。而。和。之。俄。廷。之。前。途。可。爲。寒。心。

西五月五日倫敦報紙言俄內務大臣之被刺死也。其刺客受鞠之際。不肯告發同謀者一人之姓名。惟言同謀者多。至不可紀極。且言我輩無所憾於今上皇帝。惟與滿朝官吏爲仇耳。又曰。吾不願被赦。吾願吾一死之後。繼我而起者。十百千萬而未已也。云云。此言一布。舉國人心。愈感動。政府諸員。頗憂懼。

俄廷所恃以爲專制之護符者。軍隊也。然軍隊不用命。則政府之術。乃窮。今已開其端矣。西五月二日報云。俄政府現逮捕莫斯科舊京之軍士八百人。擬流之於絕域。爲其當鎮壓亂民時。不肯放銃也。又聖彼得堡海軍步兵分隊。亦同受此處分。又聞有陸軍將校五十七人。亦不日就逮云。嗚呼。俄國之內情。岌岌不可終日如此。聞其政府積憂之極。謂非挑撥外患。導蠢蠢之人心。以向外界。則前途遂不可救。果爾。則俄國之興妖作。

怪。於。東。方。其。又。不。遠。乎。

列國之東方商務政策

列國今在東方實行商業政策。著著進步。俄羅斯之於航海業。非常保護獎勵。其根據遼東之東支那輪船公司。現將大飛躍。將使由旅順口至英國德勿港。法國對岸之港僅以兩禮拜得達云。荷蘭政府亦獎勵東方航海業。將由其南洋屬地渣華島開設輪船公司來往日本。此後十五年間。政府以三十萬磅金補助之。且與德國政府協商開設海底電線。由日裏島經布黎島菲律賓島而通上海云。法蘭西亦經營揚子江航路。集資本五百萬佛郎。而政府以六萬兩補助之。英國之印度支那輪船公司。亦以西六月一日起。通航於湖南。美國則擬開一商品陳列場於上海。頃擬由政府撥支建築費二百五十萬美銀。(合五百萬元)已提出於上議院云。日增月盛。吁、可畏也。

雜俎

尺素五千紙

社員某

某頓首。讀者諸君閣下。本報首事不過數月。而印刷之數。自二千增至五千。讀者之數。當自二萬增至五萬。子居海外。乃得借此文字。因緣與當世數萬賢士大夫。以精神相往來。榮幸何加。顧以覆瓿之資。承燕石之賞。良自赧耳。屢得來書。相責備以記事一門。簡陋爲病。雖微尊諭。固自知之。但僻在三島。涉海以求。中原文獻。動費旬日。求得而齎之以東。又費旬日。著錄印布。反哺厥母。又費旬日。則甯止六日。蒲十日。菊而已。爲地限。爲時限。記者復見聞。固陋材力薄弱。實無術以答盛意。雖然。報館第一責任。在報新聞。固未敢全放棄此義務。今後每日有所聞。謹當飛函徧告。半月一付驛使。但無責以速且備。則免於罪戾矣。某謹復。

五月十六日

讀者諸君鑒。日來國事無善狀可告。所差強人意者。惟東來游學諸青年。日漸增加一事。今年正月。此間有留學生會館之設。著籍同瀛錄者二百七十八人。距今未及五月。

已增三倍有餘。其進步速率之比例。視本報尚有過之。以此測算。明年正月同瀛之統計。可望至二千七百。中國前途鬱鬱葱葱。敬爲諸君賀。某白。五月十七日。

某白。頃北京政府有電報與日本外部。請飭諸留學生無得去辮髮。其已去者。勒令再蓄。否則無論官私。悉放逐出境云。此事未免無理取鬧。聞日本政府惟以此令下成城學校。他則置之。實不過勉強一應酬耳。政治學公例。凡一私人之言語舉動。不侵及他人自由。不傷及社會秩序者。政府不得干涉之。髮也。鬚也。若何去留。若何裝飾。皆與他人無關。礙於社會無損害。政府官吏無可以參預之之權。本朝入關。強行薙髮。令古今萬國。無論頭等文明。四等野蠻。皆無此政體。今乃更以這般國恥之事。欲行治外法權。於他邦何苦。爲外國報紙笑話一門。增一材料耶。五月十七日。

頃東京之中國公使館。有日本外務省派一人爲監督。凡日本人往見公使者。非有外務省紹介書。不許接見。有耶穌教教士某。三度叩闥。皆被拒絕云。蔡公使視自由爲仇。敵今與此仇敵日相遠。自當愉快。但據國際法。凡外交官皆代表一國。神聖不可侵犯。今日本待我公使如此。殆以代表不自由之國。當以不自由待之耶。請諸君下一轉語。

某惶恐白。五月十七日

某頓首。英國鴻哲斯賓塞爾先生。今年達於八十二齡之上壽。現代學界之耆宿。此爲巨擘矣。前陽歷四月廿七日。爲懸弧令辰。先生自著一書。名曰『事實與評註』。即於是日出版。以爲紀念。書凡三十九章。內有論心意之表現。論音樂之墮落。論愛國心等章。最爲博深切明。其自序云。『今以此書公於世。吾敢信此爲吾一生最後之著述矣。』云云。先生以進化論提倡一世。學說影響。徧及寰宇。今其思潮。猶不落青年新進之後。我輩展讀斯篇。能不起敬。願祝先生。更作此等紀念者。數度。以惠後學。諸君想有同心歟。某頓首。五月十九日

日本理學博士橫山又次郎。頃著一書。題曰『生物之過去與未來』。謂將來世界。當有一種動物。其聰明更過於人類者。其立論大旨。謂下等動物。腦在後。而顎在前。腦小而顎大。禽獸是也。中等動物。腦在上。而顎在下。腦較大。而顎較小。人類是也。高等動物。腦在前。而顎在後。腦大而顎小。馴至無復牙齒。其徵据頗繁。曠持論頗新穎。大足供消暑之一助。但此後果有此等高品。得毋令我輩中人以上者。怖殺耶。孔子曰。後生可畏。然

哉。然哉。某拾紙。五月二十日

四

讀者足下。國民應有之權利。國民不可不自監督之。開平礦務局。爲我國人合股份所創之有限公司。資本一百五十萬兩。每年出煤約八十萬噸。利贏頗厚。公等當稔知之。義和變起。忽借英國人名義。爲保護計。亦非不得已。乃自英人接手以來。規模全變。而股東絕不得與聞。頃將百五十萬兩之資本。改爲一百萬磅。而收回舊股東所持每張一百兩之股票。另給以一磅之票二十五枚。所餘六十二萬五千磅之股票。則由歐洲人領受云。日本報紙謂歐人實未交一文之資本。而日持儻來之股票。來售諸上海。獲利無算云。竊意現今開平礦務局之主事者。號稱得人。未必爲他人所愚至此。但股票變動之緣由。爲股東者。不可不質問。受股東之委任者。不可不宣明。權利思想。固當爾爾。公等以爲何如。某越俎奉白。五月廿一日

連日陰雨。使人悶損。我國政界。亦霾曠不開。日接於耳目者。皆可爲氣結。率奉告一二。榮慶之爭。實現今北京政海。一暗潮。其波瀾。或日漲。日劇。以致決裂。亦未可知。日前有御史某者。劾賈景仁。依附慶邸。當聯軍入京時。設法欲擁戴攝政。希圖富貴。請即革去。

道員以保全賢王。又附片劾惲毓鼎與賈景仁勾結美武官戴麗生立民政廳。以與五城爲難。云云。二人皆慶王所愛也。慶聞此摺甚怒。語其幕府云。某竟敢以叛逆誣我也。于是咸疑某京兆所嗾使。次日御史王乃徵乃劾某京兆種種事。語極醜詆。欲下廷議。爲榮相所護得免。某京兆榮相所愛也。嗚呼。大廈將傾。而燕雀猶紛紛爭稻梁。謀鄙人。不復責之。惟憐之耳。某再拜。五月廿五日。

榮慶相閱事。今據日本報紙。尙有醜聲。不足爲外人道者。法商某許賂慶邸而求包收土葯稅。每年可得三千萬元。此事若成。許每年送榮慶各五十萬。慶語榮曰。此事大裨國帑。盍亟行之。而隱五十萬之說。不告也。榮領焉。入告太后。太后喜。喜增多金也。事垂成矣。姑下督撫一議。法商聞之。即造榮府致謝。兼道及所謂五十萬者。榮怒。慶之欲攘其利也。曰。萬事豈不在我。令各省復奏。亦多不謂然。榮遂止之。慶力爭不得。懊憤欲絕而已。敢問讀者。諸君榮與慶兩造孰直。某再白。五月廿六日。

據電報。昨日諸公使會議還津問題。俄使聲言。以後此事一任各國主張。吾俄不復與聞云云。俄人外交手段。實可驚絕。蓋明知此案各國將有作難。不欲以此賈怨於北京。

政。府。而。嫁。其。罪。於。他。國。也。是。日。之。議。竟。不。決。某。匆。匆。上。 五月廿六日

六

諸君足下。滿洲新條約所議定。俄人以西歷七月六日即中歷六月二日撤兵。距今僅一禮拜耳。然俄兵今尙無束裝之色。嗚呼。權力不平等之國。而相與結約。約直兒戲耳。

某白。 五月廿六日

拜啓。今日乃美國獨立建國紀念日。（西歷七月四日）祝砲轟轟不絕於耳。賀旗舒舒不絕於目。真使我輩無限感動。本日非徒美國一國大紀念日。實可爲全世界人權之大紀念日。某等正容整衣。取出行篋中華盛頓遺像。供養瞻拜一番。聊表祝意。匆匆不多具。某再拜。 五月廿九日

國聞短評

尺素五千紙

拜啓。北京政府最妙外交手段莫如與人締密約。聞中俄又結西藏密約矣。其詳不可得而聞。其第一條則與光緒十年朝鮮之役與日本所結天津條約大相彷彿。即西藏有事之時。俄國欲派兵往先照會中國。中國欲派兵往亦先照會俄國也。讀者試思我中國今日安得有派兵往西藏之事。西藏竟是俄人囊中物了。聞主其事者榮中堂也。某白。六月二日。

讀者足下。今日（西歷七月十一日）英首相沙士勃雷侯辭職。國庫大臣巴科代之。沙侯可謂三島政

治界中之張子房矣。侯自始入議院至今四十九年。凡三度組織內閣。位首揆者十四年。今年七十二歲。其思退隱已非一日。徒以波亞戰事未了。身任其難。今和議已成。遂翩然挂冠。立憲政體之祖國。其政治家之風度。殊加人一等。可勝欽慕。某再拜。六月七日。美國某華文報。筆有自署太平洋客者。新著一書。名曰「新廣東」。登諸報中。凡三十

一續乃完。實可稱近日文界一奇作。鄙人自問胆量頗不小。讀之猶目瞪舌搖。頃將乞其版權。印數千紙。散諸內地。無俾獨以嚇老夫一笑。某匆匆白。六月十一日

二



國聞短評

西藏密約問題

北京朝廷最喜與他國結密約。尤喜與俄羅斯結密約。嘻嘻咄咄怪事。

丙申庚子兩度滿洲密約。既與舉其所謂祖宗發祥之地。置諸虎狼俄卵翼之下。猶以爲未足。近日復有蒙古密約西藏密約之事。其約文大略具載前號本報中。日本報章與上海報章所登約文互異。未知孰實。如上海報章所言。西藏固非中國之西藏。即如日本報所言。西藏亦非復中國之西藏矣。

俄人自去年西歷十月以來。先後派探險隊於西藏者數次。名爲探險隊。實則哥薩克兵也。計其總數。已有八千五百人之多。其中騎兵工兵砲兵最多云。此等探險隊。徧覽西藏之地形民情風俗。及中國政府對於西藏之統治力。一一詳細報於本國政府。故數月以來。俄人所以經略此地者。既胸有成竹。至是遂有密約之事。

第一次之滿洲密約。曰爲還遼之酬報也。第二次滿洲密約。曰爲平亂之酬報也。而此

次之西藏密約。卻爲何來。是舉地球之政論家。百思不得其解者也。雖然。此豈難明哉。中國一切內治外交之所以變動。非原本於一國人利害之問題。實原本於當局者一二人利害之問題。以本國一私人懷挾數萬金乃至十數萬金。以謁王公大人。皆可得一府一道乃至一省之統治權。況以地球堂第一大國政府之力。其所懷挾者數十倍數百倍於此。而未。有。己。也。得。此。術。以。行。之。雖。盡。攬。十。八。行。省。之。統。治。權。可。也。而。何。有。於。區。區。一。西。藏。

此密約當交涉之衝者。俄公使與軍機大臣大學士榮祿二人也。而此次俄親王之入京。於運動最有力云。其運動力所及。上自最尊貴之榮中堂。下及最下賤之李蓮英。而密約之起稿。則出瞿鴻禨之手云。

日本人之論此事。不如滿洲密約之注意。蓋其利害與日本相遠也。至於英俄交涉事件。則此約實行以後。而波斯問題。阿富汗問題。乃至印度問題。皆生影響矣。不知英人何以待之。

蔡鈞巖辱國權問題

國聞短評

尺素六千紙

社員某

炎熱鬱蒸。使人悶損。諸公想同感。某等避暑旅行。薄游松島。松島爲日本三景之第一。凡八百有八島。攢列海岸。如初夜星。誠爲壯觀。數月以來。爲書卷筆墨文字之奴隸。不能自由。得此頗一洗塵俗。歸途瀛車中見新聞紙。知學生與公使爭權利事。且憤且快。連日以來。有吳孫兩君見放之事。東京學生團體激昂紛擾。達於極點。某等亦尋消問息。心幢幢然。連日不復能成一字。報中之文。大草率減色。無以鑿讀者諸君之望。主臣主臣。七月初五日

學生事件。想爲讀者諸君所急欲聞。某等有所知。隨時詳告。本報之責任也。自吳孫兩君之見放。國恥觀念益湧起於學生。人人之胸中。吳君出行之日。侵晨六點鐘。學生羣集新橋驛。東京之火車站相送者數百人。人心團結。蔡使當亦生畏。日本人當亦起敬。某匆匆白。同日

吳孫二君去後。神田鈴木町之留學生會館。日日集議。日本人深爲注目。其集議之詳情。某等局外。無由悉知。但其大旨。以日本人徇一俗吏之請。蔑視我國民全體。毫無可指名之罪。而放逐吾同學。吾儕靦顏留此。實無面目。誓相率歸國。寧失學問。勿失名譽。萬喙一聲。洵不可壓抑。其中留學稍久年稍老成者。調停善後。煞費苦心云。聞昨日最後集議之結果。擬暫停課。以待此事之著落。若無著落。退學未晚。遂以此決議。雖然。聞學生之相率歸國者。既已逾百人云。

七月初七日

弘文學院。爲高等師範學校。長嘉納治五郎氏所辦。而外務省實主持之。其中有速成師範一科。實嘉納氏採吳君稚暉之意見。以倡立者也。留學生中。范君馨心。爲之通譯助教。會館決議後。范君亦以多病辭斯席。速成師範生百餘人。失其耳教授。失其口。遂不得不停課。此事影響最重云。然范君固主平和主義。日勸同學勿悻悻遽歸。某採訪白上。

七月初八日

留學生會館集議之日。鎮國將軍毓朗。向諸學生打恭作揖無數。請其息怒。少安云。毓者宗室人。北京政府派來調查警察事務者也。有某生氣最盛。而受毓將軍之禮。亦最

多。某生竟始終不答一揖。亦太倔強生。 同日

日本之有力者集議於其華族會館。決議認蔡使之無禮。表同情於學生。特派人以其決議之條件報告於留學生會館。並代表本國上流人士道歉意。頃東亞同文會人居間調停。頗盡瘁云。亡羊補牢。東道主殆亦兢兢。某續報。 七月初九日

此次吳摯甫京卿頗稜稜見風格。助學生張目。聞吳孫見放之次日。日本文部大臣菊池大麓訪京卿。京卿憤激不可言喻。謂日本只認得現時代表政府之公使。不認得將來代表國民之學生。實所大惑不解。以此感情。東京之我國學生數百人。皆將束裝歸去。一月以後。東京當不留隻影矣。云云。菊池遜謝。言此是內務省行政之事。文部省初不與聞。其後凡日本之教育家政治家有往訪者。京卿皆峻詞厲色。不少假借云。京卿亦自束裝候船。即歸。數日來。不拜一客。不赴一宴。此役以後。京卿崇拜日本。念頭減去十之九。云。某恐內地志士崇拜日本之念頭亦減去十之九。某頓首。 同日

再者聞使館爭擾之次日。菊池大臣以萬壽節赴我使館。見蔡使。調之曰。聞昨日玉體受驚。正思親來問訊慰勞。嗣聞乃係小孩子們要上學讀書。不能如願。遂來長者前撒

嬌。孩子們喜歡讀書本是好事情。閣下放心。蔡赧然。 同日

吳孫見放以後。日本報紙皆阿其政府。莫肯主持公論。惟一西文報。名曰「日本泰晤士」者。大攻難政府。大意謂「我政府以吳孫二人妨害治安。但其所以妨害治安之實證。頗難索解。以鄙見論之。前者西人。因不肯納家屋稅。聯衆以拒政府之命。其事視吳孫二人之關係。輕重何如。於西人未嘗一過。而吳孫則放逐不稍貸。毋亦因白種人之強權。有不易侮者耶。云云。」其言非無一理。某譯述以聞。 七月初十日

學生不平之聲

吳孫事件以後。學生拂袖歸者。屢相接。識者不能不爲東方時局浩歎焉。彼國新聞。多盲從政府。不特不肯作持平論。又從而文之。學生屈鬱不得伸。乃紛紛投書本社。求掲載。志欲令天下知有眞黑白耳。來書盈篋。本報限于篇幅。未能悉載。唯擇錄一篇以代表其餘。

「吳孫兩氏被放逐之故果何在乎」 (不平生投稿)

今回我留學生中吳孫二君被逐回國。其所以致是之故。實果何在。吾人甚難索解。

之。即彼國之輿論亦漠然無所歸縮。概言之約有三說。今略陳之于左。並發揮其理。

(一) 侵害警察權之說

(二) 妨害治安之說

(三) 身分之說

第一說曰。外國公使館駐在之國。有保護公使館不使侵害之義務。其權利屬於警察。苟侵害公使館。即直接侵犯警權。至若學生請求公使之事。其正當與否。非警察所問也。云云。此乃無端之說也。我留學生請見公使之當日。其舉動之安穩。秩序之正當。觀貴報第十三冊所錄可見一斑。今設使爲此說者立證。吾恐彼必無以應也。雖然。學生等請見公使之日。公使屢推不會面。學生猶苦苦請之不退。夫學生之不退。實有最苦心在。蓋恐一退之後。再難望達其目的也。學生之苦請不退。全依正當儀式哀懇。以冀公使之悟耳。絕非以強力要迫恐嚇之也。夫如是吾不知論者之說果從何來。

第二說曰。吳孫之放逐。非爲犯法所禁。乃恐其妨害治安。故特爲此豫防之策。乃行

政上一手段也。夫行政處分。不必要有犯法之實事。唯行政官認其行爲不穩當。則可矣。苟既犯法。則已入于法律問題。非行政問題也。云云。今日日本政府之放逐吳孫。標其名義曰「妨害治安」。實探此第二說。蓋此說範圍廣漠。立論最易。欲反駁之。實最難也。雖然。夫行政處分。果如其漠然耶。吾人不能無疑。苟如論者所云。吾人之自由權利。不能不爲行政者意思之犧牲。吾人苟知自由權利之可貴。則必知行政處分。是有限也。明矣。據日本刑法。唯害國家政治組織者。其處罰最嚴。不特準備行爲處罰。即意思表示亦作犯罪。學者解說之曰。此與刑法原則相反。乃一例外耳。實出于立法者不得已也。云云。今謂吳孫妨害治安。不特無事實無準備。且並不見有表示妨治安之意思。而行政者驟以妨害治安之名加之。其本於何意。吾人雖不知之。要之此名實非適當。則敢決言也。況此事與害政治組織。豈可同日而語哉。

第三說乃前二說之後援也。其說曰。吳孫之放逐。絕非法律上之意味。亦非政治上之意味。唯是強求面會公使。非學生身分內所應爲者耳。云云。夫學生等之求見公使。苟非以暴力脅嚇。循儀式以求見。則此古老專制之說。不待余多辨之。而識者自

明黑白。故余不反駁之。唯欲問之曰。信如子言。不法學生等不守身分。強求見神聖。不可侵之公使。罪惡薰天。日本臣民羞與此輩同履土。當屏逐之歸國。不容猶豫。吾想文明國政府。斷不採此卑污之語。以宣言於天下也。

右三說之論點不同。要之爲蔡一人洗脫則一也。何故爲蔡洗脫。欲明文明政府不袒私而庇不義也。其言柄可謂極得體矣。然細察之。奈未足以掩天下知者之目何。余於諸方面觀察。皆不能明吳孫被放之故。乃質問諸多人。皆曰別有緣故在。叩其說則曰。吳孫之放逐實非因上三說之故。乃出于蔡公使之請耳。公使乃主權者之代表。公使之請。即主權者之請也。國家固有拒絕請求之權。然欲友誼之圓滑。則應亦外交手段之一端也。云云。論者之說。固未嘗無一理。夫公使雖有代表主權者之資格。然其一動一作。非盡是代表主權者。於許多事件。可作一私人之資格觀之。國際公法有其例也。年來。明詔屢降。鼓勵學生出洋留學。其言昭昭。天下所共知之也。日本與我國情勢最通。豈當事者猶未知之耶。今蔡故意妨碍學生入學。明背聖旨。實出於一人私意。非代表主權者之意。雖孩提無不知之。今日日本政府容認蔡之

背。旨。行。爲。屏。斥。彼。一。私。人。之。正。義。之。敵。而。曰。圓。滑。兩。國。友。誼。以。吾。人。觀。之。此。乃。日。本。政。府。與。蔡。一。個。人。之。友。誼。非。邦。國。之。友。誼。也。吾。更。讓。一。步。論。之。設。使。果。無。鼓。勵。遊。學。之。明。詔。我。政。府。之。意。亦。與。蔡。雷。同。然。妨。害。入。學。之。舉。動。實。正。義。所。不。容。日。本。政。府。聲。大。義。于。天。下。曰。以。開。發。我。國。爲。主。義。夫。開。發。云。者。決。非。求。外。國。歡。心。之。謂。乃。啓。勗。其。人。民。之。謂。耳。我。政。府。之。志。在。塞。民。而。日。本。政。府。之。志。在。開。發。我。民。主。義。之。大。眼。目。既。異。豈。容。因。小。私。而。屈。大。公。今。回。之。事。正。此。二。大。主。義。相。爭。之。演。劇。今。日。本。政。府。助。彼。以。鋤。此。拋。棄。一。國。之。大。主。義。以。徇。不。正。之。私。情。聲。大。義。于。天。下。如。彼。其。壯。也。而。實。行。如。此。其。卑。也。豈。文。明。政。府。所。爲。耶。

吾。疑。堂。堂。日。本。政。府。未。必。出。此。吾。人。不。敏。頭。腦。粗。鈍。到。底。難。索。解。其。故。唯。望。知。者。教。誨。耳。

或。曰。國。際。法。未。發。達。之。今。日。放。逐。外。人。不。必。求。深。遠。緣。故。不。觀。之。俄。國。乎。彼。迫。逐。猶。太。人。盡。沒。其。財。產。豈。有。故。可。主。持。乎。曰。處。今。日。「權。者。權。利。說」盛。行。之。世。吾。不。必。與。子。爭。但。所。欲。辨。者。緣。故。與。正。義。二。者。不。可。不。別。天。下。事。雖。多。無。正。義。然。天。下。事。未。嘗

無緣故也。俄之逐猶太人。出於人種及宗教相嫉之故。乃事實上不可掩者也。故今吳孫之事。謂吾人難索解其故。猶可。謂其無故則決不可也。

『悲奴篇』

頃得北京匿名投書。有自署中國四百兆民之一張氏者。題曰悲奴篇。所述都中近事。有足令人髮豎背裂心顫肉麻者。勿曰區區小節無關大計。社會風潮之所趨轉瞬間。至於此極。天墜之憂。豈惟杞人吁嗟。奴兮吁嗟。奴兮世無林肯。孰從而拯之。世即有林肯。亦孰從而拯之。亟錄以告乎不願爲奴者。

悲乎悲乎。吾三千萬方里之土地。今猶得傲然自命曰國乎。奴而已。吾四萬萬之人民。今猶得忝然自居曰人乎。奴而已。國烏乎。奴。政權侵於人。利權奪於人。土地圈限之。權隸於人。國脉存絕之。權操於人。一事也。人嗾之人。利之奔走。恐後奉命。惟謹。非是則漠然矣。是之謂國。奴人烏乎。奴。無自漲之力。無愛群之心。無競爭之能。營營戢戢。蜷伏。媚縮。撻滅。亡而不懼。甘魚肉。其如飴。砧而嬉焉。釜而游焉。猶冀人之哀而存之也。是之謂人。奴。

等國也。吾烏爲奴之人。奴之也。等人也。吾胡爲奴之心。奴之也。莊子曰：哀莫大於心死。吾得而易之曰：悲莫大於心。奴於人國之奴。奴於國。奴於國者。且奴於人之奴。以自保其奴。以自奴其奴。之奴。於是乎有奴於奴之奴。

雖然。吾聞古今中外之爲奴者。服賤役已耳。操苦工已耳。衣服飲食居處言論一切自由權利。不得與平民等已耳。苟時而鞭笞之。奴必忿於心。苟時而汗辱之。奴必羞於色。苟時而逼其妻女而淫之。奴必突然暴怒而不可制。果若是而不忿不羞不怒者。世必謂之奴。非奴而今所聞於吾之奴。何如也。吾爲吾奴。恥吾爲吾奴。悲吾不忍爲吾奴。言吾又不忍不爲吾奴。言也。反袂掩面。爲吾奴含淚告之。

新簡與使吳德璋之出都也。乘火車至天津。倉卒登車。偶躡某西兵之足。西兵不知爲欽使也。揮之以鞭。吳固能西語。立與之辯。且自白爲新簡欽使。西兵曰：旣爲欽使。尤宜知禮。復鞭之。吳無如何。含忍而已。

崇文門城樓高而濶。人跡不常至。近有西兵數人。招土娼聚樂其中。金墉石甃。竟化陽臺。某牧師過而知之。走告步軍統領。謂西兵無禮。貴國胡勿驅禁。當事以事關交

涉慮啓爭辨亦遂置之。

東交民巷口有街道官廳。日前某甲經過其處。時已黃昏。西兵數人交劫之。剝其衣服而去。某意官廳有看街兵居之。方窘急時。大聲呼救。寂無應者。翌日詣職街道者。問官廳何以無人。職街道者謂初固有人居之。旋以往者輒被西兵雞姦。故人莫敢往。

陳京兆璧之眷屬。由閩來京。行至塘沽。登岸詣客棧。有少婦姍姍行遲。猝遇一西人。酒氣醞醞。挾之而去。洩多人說項。始得索歸。

新捐主事王某。湘人也。其夫人夙饒風度。兼擅詩名。因其藁估入都。固請偕行。冀一窮渤海之壯觀。攬燕臺之勝景。船甫入口。西人來驗病者。見其姿采異人。遽與譌笑。幸主政力爲排解。得免於辱。而同船婦女之驗病者。莫不赤其下體云。

伶人韻芳者。名娼賽金花之義子也。近爲西人某所匿。韻芳藉以市重。頗侮貴官之舊相識者。日前西人復往尋歡。脫陽而死。韻芳恐甚。稔知西人之父爲馬洋人。急招之至。哀之以幣。馬洋人謂吾子既不自愛。死所應耳。但汝須以中國極尊貴之喪儀。

十二

殞送吾子。且當命汝妻識之。貴官爲之執紼。方與于休。韻芳念此。甚不難。立即應允。而韻芳之名。因此乃如雷貫西人之耳。其素相識之貴官。事之加謹云。

前門外某娼窰。二西人往游。迫妓行淫。妓家索錢。西人不予。撞毀器物而出。至街道局。大肆咆哮。執一六品頂戴之耳。勒令究辦。該員遽令巡捕前往封禁。始得無事。悲乎悲乎。此非吾四萬萬奴數中之一分子乎。其橫受陵辱。固如是。且爲是陵辱者。不必果西人也。華種而洋裝。華身而洋役者。方且爲虎俛焉。爲城狐焉。旌之曰西人。則吾奴視爲應受之陵辱。不能抗也。奴吾奴者。亦視爲應受之陵辱。不敢言也。誰無身。誰無妻女。長此悠悠。吾悲乎奴。吾奴者。之終不能以苟免也。

吾奴。其有知乎。無知也。吾奴之受鞭笞。甘汗辱。忍妻女之淫。其性根也。其習慣也。非是則貧且賤矣。非是則竄且殺矣。本平日之所習。以奉客。我國家禮亦宜之。熙熙然攘攘然。爭先恐後。惟恐弗及。悲乎悲乎。吾奴其終焉已乎。奴吾奴者。其抑知二十世紀之奴。固不自奴。不能奴者乎。消極必長晦。極必明。吾爲吾奴。悲吾爲奴。吾奴者。危。

國聞短評

尺素六千紙

社員某

拜啓。今日路透電報言俄皇下詔書。將本年二月西歷在墨斯科俄舊京鬧事之學生。當時竄謫西伯利亞者。今悉一一賜環云。其用意何在乎。稍有識者當能見之。世界民權風潮。遂終非一二獨夫民賊所可敵。雖有悍狠陰鷲者。竟無奈此進化自然之運何也。今日全地球中以箇人之威力而論。孰有過於俄皇者乎。今且不能不豎白旛以降於民黨之轅門矣。嘻。獨夫民賊看者。雖然。非有俄學生堅忍不拔百折不回之勇氣。亦安克致此。彼其前此瀝血於絞臺。瘞斃於鐵獄。暴屍於漠野之學生。不知幾千百人。而始有今日也。聞俄皇有引用虛無黨人參議國政共圖維新之議。皇后及其餘貴族力諫。皇不爲動云。嘻。尼古刺第二亦識時之俊傑哉。某頓首。七月十八日

東京學生事前號奉聞各節。頃復得學生某君來書云。間有失實之處。據云。統氏並無向諸學生打恭作揖之事。彼非到會館之人。亦無如此待學生之禮。又吳京卿之對菊

池並非如投信者所云云。惟一日文部省某往謁京卿。叩以留學生事。先生有何意見。京卿答以公使失職。放棄權利。學生等深明國家權限。值此自覺無顏。大半作歸計云云。謹更正奉聞。此事乃以一無權無勇之團體與兩政府相交涉。不特中國前此所無。即在外國亦所僅見。其善後結果如何。專視內力。旁觀之爲友爲敵。似皆無足輕重。諸公以爲何如。某白。七月廿二日。

與日本政府交涉之方面。頃得留學生會館公函。知將已就緒。照錄原函如下。七月廿四拜啓。留學善後事宜。前由長岡子爵柏原文太郎君等出爲轉圜。互商數次。旋於陽歷八月二十五日得復書。茲錄其條件譯如左。

一 設學生總監督事。俟貴國政府決定後。日本應無異議。

一 入文部省直轄學校者。由左記之三校保請。外務省咨送。

一 東京同文書院 一 弘文學院 一 清華學校

一 志望軍事教育者。俟福島少將歸國後。再行商議。因第二條未定在學時限。而當時面晤。有在學至少以六月爲度之約。翌日又往詢問。茲於二十七日又得復書。譯

條件如左。

一保送入文部省直轄學校者。須備左記二項。

(甲)在校六個月以上者

(乙)由成年之留學生二名保證。並納保證金三十圓以上者。

一在前記之三校中。有不得已之事。而令之退校。或拒絕其保送者。不能再由各該校咨請人文部省直轄學校。

其他書中未經叙明。而當時曾得面許者。一軍事教育。已允俟福島少將回京許。為從旁竭力斡旋。二吳孫兩君歸國。將來有機再來。可無阻礙。三保證金由在學之學校或由會館存置銀行。俟卒業後仍還本人。四所有三校以外之學生。於總監督未來之前。由中日士紳設法保送。謹以報告。即請公鑒。八月二十九日留學生會館幹事同啓

與本國政府交涉之方面。聞北京已有電諭令振貝子查辦。振已於昨日入東京。學生擬上一書。陳其原委。已由吳君止欺。張君星五等十人代表往見云。振貝子約以八月

初四日應學生之招待。往神田鈴木町會館云。不知向後作麼生。 八月初一日

四

頃得陝西匿名投書。題曰『醴泉宋芝洞被陷實錄』屬登本報。惟查上海天津各報館。皆已將全文揭載。本報續登。未免明日黃花。故從闕如。此事全由陝臬樊增祥一人搗鬼。樊乃榮祿門下最得力之鷹犬。榮爲西安將軍時。樊以知縣入其幕下。極力納交。榮識字無多。樊稍解一二卑靡猥屑之詞章。在腐敗學界中。薄有才名。因此互相狼狽。及神京淪陷。兩宮蒙塵。便是樊增祥時來運來之候。僅數月間。由大令超升秦臬。氣燄熏天。秦中上自撫軍。下至輿隸。無不悚仄。仰其鼻息。其作威作福也亦宜。獨惜宋芝洞遜居海上。以來。歛跡不問世事。海上所謂新黨者。方共笑其蠅縮。以爲詬病。而樊增祥乃以各報痛詆頑固。皆宋嗾使。試問我海上商業諸君。肯承認否耶。往讀明史。見馬士英。阮大鍼。當燕京淪陷。思皇殉國之後。猶著螻蛄錄。逮捕復社君子。竊歎人之冥頑不靈。何乃至是。今觀此而知古人之洵非不可及也。聞樊廉訪最嫻音律。錦囊中燕子箋。夜不久當出世。但何苦爲將來著桃花扇者。增一副淨脚色耶。

七月廿六日

昨得都中來書。述榮相國三大盛德。一醇邸本既有妻。而榮強以己女妻之。請聖母主

婚。是奪婚之盛德。二濤公不願向榮請雙腿安。榮以襲王爵取其歡心。濤已過繼承襲某長房之公爵。例不得奪移。而榮毅然爲之。是奪爵之盛德。三榮於數日前將其愛妾扶正。賀客盈門。其妾尙無子。今竟以爲妻。是奪嫡之盛德。四說者謂醇王濤公皆今上胞弟。榮知聖母風燭之年。故結此以自固。云雖然。唐高宗所謂此朕家事。卿勿預知。吾儕小民。正不必過問也。某頓首。

七月廿七日

近日有復興海軍之議。袁慰帥請每歲籌常款百萬兩以從事。掃從前南北洋閩廣等界限。全國爲一分常備豫備二艦隊。於芝罘上海南京江陰廣州五處分設海軍軍務所。云此計畫視李合肥前案頗高一籌。但今日中國之力能及此否。是一難決之問題也。且凡興作一事。必有目的。今日列國汲汲擴張海軍。皆爲實行帝國主義。不得不爭海權。以軍艦保護商務。實經濟競爭之結果也。而我當道之效顰者。何爲吾非反對此議。吾信我國將來必有持進取方針之一日。但於今日之治此者。不能無疑耳。又聞俄國許借旅順口爲我海軍屯泊所。俄人外交手段。真加人一等。某再拜。

七月二十八日

增稅免釐之上諭。既已發布。釐金屬商之政。一舉掃之。固大快事。但關稅之權。既爲債

主所握財權。自今益移於外國。將來我國民當革新之任者。益困難耳。一嘆。同日
俄人於滿洲撤兵後。尚以保護爲名。擬招集中國人當兵。以充其任。於吉林省千五百
名。黑龍江省一千三百名。合二千八百名云。英之滅印度。非用英兵也。用印兵也。聞英
人在威海衛募集中國兵以來。華人之得人英伍者。其威談雖一大鄉紳不如也。嗚呼。
將來此等現象。舉國皆是。豈直威海哉。豈直吉林黑龍江哉。同日

某白。近日西人經營長江上游。不遺餘力。德法兩國。皆在宜昌新設領事。聞德人日間
並設領事於四川云。英國之印度支那輪船公司。已開通湖南航路。前月昌和號輪船。
初次航行漢口岳州長沙。虧損二千餘金云。然西人。不屈不撓。將來內河航利。終盡歸
其手耳。又自礦務章程頒行以後。湖南各山地。西人足跡。無日無之。如此江山。坐付人
誰之罪歟。誰之罪歟。某罪言。七月二十九日

某再白。今年歐美學界特色之大著作頗少。惟四月間英人頡德氏新著一書。名曰『西
洋文明之原理』。可謂進化論之革命者。蓋英國學派向主實利主義。自霍布士洛克
邊沁以來。雖互有出入。其大旨總不出於此。達爾文斯賓塞興以生物進化之公例。推

論之於政治道德學界。壁壘一新。然實利主義亦益光大。顧德氏亦汲此主義之流者也。但其大旨謂當犧牲箇人以顧團體。當犧牲現在以顧將來。實爲前此言實利言進
化者痛下鍼砭。顧氏自謂此書必爲二十世紀學界一大影響。吾亦望顧氏此書
爲我中國學界一大影響。某頓首。 七月二十九日



國聞短評

尺素六千紙

社員某

本日之日本「報知新聞」有一條題目「外交界之三夫人」者。言日本現今有三夫人。握外交界之實權。一曰德國公使井上勝之助之夫人。二曰暹羅公使稻垣滿次郎之夫人。三曰中國公使內田康哉之夫人。其評內田夫人曰。今日在北京政界而生擒西太后者誰乎。內田夫人也。西太后日日宴會各公使夫人。其所以獻媚之者無不至。而其中最能深知北京朝廷實質。玩之於股掌之上而操縱之者。莫如我內田夫人。今西太后之一舉一動。殆無不伺內田夫人之顏色。內田夫人實北京政界中最有實力者也。云云。吁。生擒西太后一語。何其對於友邦主權者不敬之甚乎。雖然。吾中國女權之昌而使列邦之巾幗亦得有英雄用武之地。使斯賓塞約翰彌勒諸女權論者。聞之當生如何之感乎。抑他人之欲生擒我者多矣。我國民之被人生擒者亦多矣。豈直一內田夫人哉。豈直一皇太后哉。

八月十七日

一年以來。中國報界大添活氣。真是差強人意之一事。頃者日報中光芒萬丈。咄咄逼人者。莫如美國舊金山之「文興日報」。每論說一篇。動五六萬言。登至二三十續。誠前此日報所未有也。又如汕頭之「嶺東日報」。天津之「大公報」。皆有特色。有新論。實可稱日報進化之一級。上海各報向優於他地。今則靡然不振。除「蘇報」屹然砥柱中流。有一定之主義。外此皆次第墮落。可勝慨嘆。惟叢報體則視數年前大有進步。去年發行之選報。最稱錚錚。自廿一期以後。雖頓減色。然新出之新世界學報。魄力亦有大驚人者。雖其中間多有影響之語。然文章之銳達。理想之爛斑。實本社記者所深佩。其中主持論壇者似多得力於瀏陽譚先生之學。尤使我起敬。又有「政藝通報」。亦不失為上海報界第二流之位置。每月二冊。似皆成於一人之手。其精力亦可驚矣。言論為實事之母。我國今日。言論界一綫曙光。杲杲方出其或者事實之良結果。殆將不遠。吾欲為中國前途賀。

八月十八日

國聞短評

俄皇遜位之風說

近日各國報紙屢言俄皇將有遜位之舉。其出於英報日本報者。或由於惡感情。殆不足聽。惟法國與俄聯盟。邦交最篤。當無誣詆之言。而月前巴黎某大報館亦著論論此事。故關心時局者深注目焉。此風說所自起。或言俄皇有革新之志。欲舉行立憲政體。開議會與民。始引用民間秘密黨。共參政事。使消內患。而俄太后及盈廷大臣皆大反對。俄皇辭辭不能行其志。故欲遜位云。果爾。則亦可謂天下事無獨必有偶矣。專制國之君權。大率類是。可嘆。

俄羅斯與高麗

高麗今王自中日戰爭以後。託日本之宇下。而自加尊號曰皇帝。意氣揚揚。甚自得也。今年舉行即位四十年大祝典。曾不自量。而欲妄比英前皇城多利亞六十年祝典之盛舉。照會各國。請派頭等公使來賀。各國無一應者。唯命駐使屆時致賀而已。惟俄國

則慨然諾之。已特派王爵某爲頭等全權賀使。不日可到韓京云。噫、俄國外交政策之巧妙。乃至如此。可畏哉。

嗚呼劉坤一 嗚呼陶模

前後數日間。而兩江總督劉坤一逝。前兩廣總督陶模逝。朝廷失兩老臣。於現今政治界。不無有多少影響。雖然老臣有三種。一曰老鍊者。二曰老猾者。三曰老朽者。若英國之格蘭斯頓。德國之俾士麥。可謂老鍊者也。若中國之李鴻章。可謂老猾者也。若其人物之價值。於此兩資格。一無所合。皆謂之老朽。老鍊之人。以一身係一國之安危。苟失一焉。則誠可爲國家痛惜。老猾之人。雖未必能爲國家福。然其一舉一動。皆大有關係於政治界。故其死也。亦當於一國之現象有所變動。若老朽之人。則有之不爲多。無之不爲少。失一人焉。失十人焉。失百千萬人焉。論時局者。勿措意焉。可也。

論人貴平心。不可有所過譽。有所過毀。今請略論兩人。

劉坤一之功名。得自平髮一役。其實彼在當時湘軍中第三四等人物耳。以後進、晚起、高壽。值前輩彫謝之後。故獨尸大位。中東一役。其狼狽顛沛之狀。聞者噴飯。然以江南

爲湘軍根據地。故江督爲湘人。世襲權劉之得以久踞要津者。以此拳匪之亂。立東南保護之約。不無小功。然自此以往。外國在南方之權力範圍。亦愈益確立矣。近年以來。惟爲外人所謳歌者。則能有大權於國中。劉近日所以得保其位置。隆隆日上者。由其媚外政策之日爛熟也。

陶模昔任邊陲。無所表見。及移節兩廣後。曾數上奏議。言人所不敢言。士論頗許之。雖然。陶也者。無氣力之人。進其所見。或有以加於諸老朽之上。而實行力之薄弱。亦與彼等相類。觀一年來廣東之政界。可見也。聞其死因。蓋有數端。爲大學堂總教習事。張之洞有信切責。梁鼎芬有電辱罵。羞憤之極。一也。又聞曾有南洋某商。願自捐八萬金。辦武備學堂。陶已許之。已收之矣。及乞骸骨後。德壽受代。竟以其款入私囊。陶詰責德。德以庫帑支絀爲辭。某商詰責陶。陶不能應。遂嘔血云。二也。此雖小事。亦速其死之原因也。要之陶。無氣力之人也。使其稍有氣力。其末路所成就。當不至若是。

吾謂劉陶之逝。朝廷失兩老臣。不足爲朝廷惜。而張之洞失兩傀儡。最足爲張之洞惜。然以張之洞之才略。居今日之地位。又安所往而不得。傀儡然則亦可無惜也。

獎勵歐美游學

日者有懿旨獎勵游學歐美。大哉王言。如絲如綸矣。然日本時事新報北京特電乃云。皇太后以日本游學生好言民權自由。此風不可長。故欲移諸歐美以易之也。吾以為我政府雖愚。當亦不出此下策。夫日本之學風。皆自歐美來也。日本未受歐美學以前。無解民權自由之義。及歐美學日盛。而此義亦日盛。雖然日本猶未能得民權自由之旨。相學於人者。必不能如其所學者。事理然也。今我國若能廣派學生於民權自由之發祥地。平深可爲吾國前途賀矣。



國聞短評

尺素七千紙

社員某

回鑿以後。忽已年餘。政府媚外手段。操之極熟。謂此便可以得外人歡心。此著敷衍得去。便可太平歌舞。儘地快活。雖然。外人不如其易與也。據連日電報。英公使以湖南辰州教案相切責。勒令政府處其地武員以死罪。其餘百官按紮有差。又有貴政府若不能了結。吾英當代爲平之等語。聞已派砲艦泝江而上。渡湖南矣。嘻。小題大做。何至如是。豈又將效德人據膠故事耶。英人以揚子江流域爲勢力範圍。欲借端以鞏固其權力也。久矣。恨無詞耳。此正其利用之時機也。當局者何以待之。九月廿五日

再者北京英公使本以月之廿九日饗各王大臣於其使署。已發帖矣。因湖南教案。一變其政略。西后願和園之宴。諸公使皆赴。惟英使獨否。至今日忽將各王大臣之請帖索回。謂我不赴願和。想諸公亦不肯賜臨。因此收回前約云云。天下有如此請客之禮耶。外人之視我當局者。實玩弄之於股掌之上。以視戲猴者之耍其猴。亦不過若是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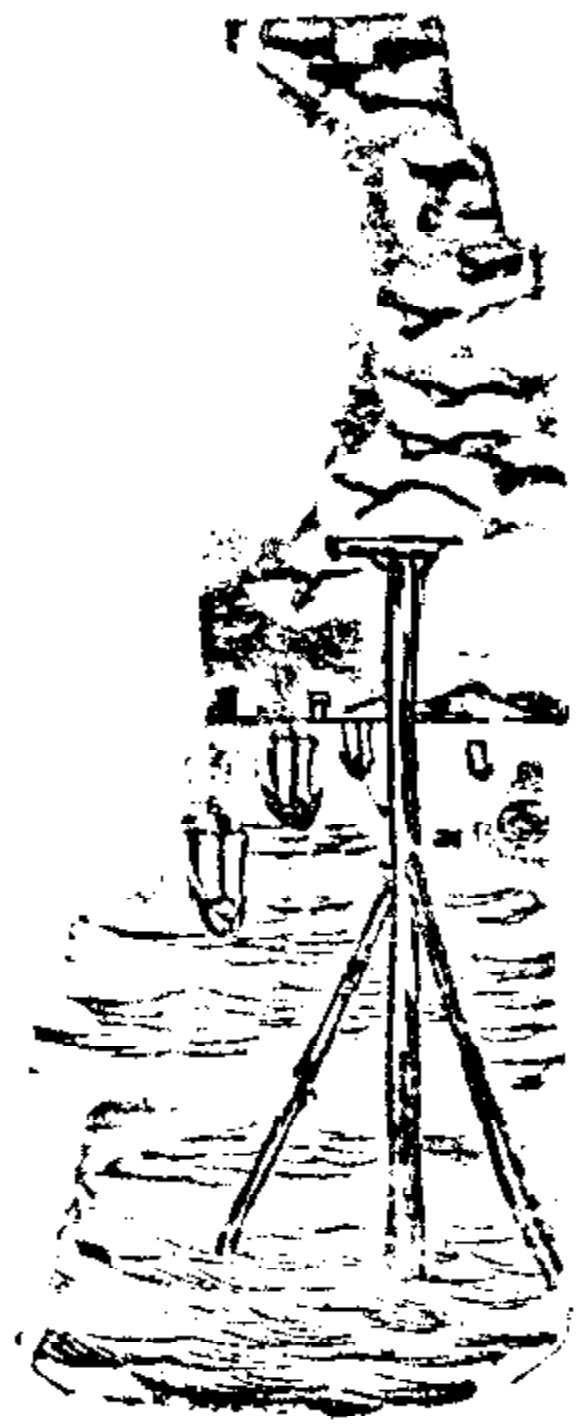
耳。然當局者顧猶意氣揚揚。甚自得也。一嘆。九月廿八日。西太后迴鑾後。屢宴各國公
旗人之禮。凡長輩見客。晚輩必侍立不敢就坐。向例然也。使夫人及其兒女乃至參贊隨員之夫人。
則皆昂昂然高坐也。嗚呼。以堂堂大國之主權者。乃使之在外人前執厮養之役乎。此
而不恥。其必爲無血性者矣。此而不憤。其必爲無人心者矣。請后黨諸公爲下一轉語。
同日

振貝子游歷各國歸。條陳改革事宜。其目已見本報前號。內有民間子弟十歲以上者
均令入學肄業。否則罪其父母一條。此事誠各文明國最美之意。最良之法。然若欲以
行。諸今日之中國。恐將全國廬舍改爲圍圍。猶不足以容此輩之父母矣。各國之行此
制也。名曰義務教育。義務教育何以能行。蓋其官立公立各小學校。徧于陬邑。國家爲
之補助。可以不收學費。而學校能支持一地學校之額。與一地兒童之額相應。而無人
滿之患。於此而猶有溺愛其子弟而不使就學者。則可以罰之。故曰義務也。今中國動
輒一府數縣。無一鄉。養國家。不爲之設法獎助。而小民生計憔悴。殍殍且。不給而乃

日必令而子就學。否則有罪。民將曰：吾不敢犯罪。請政府諸公示。我以學校所在而導。我來不知諸公何以應之。嗚呼！豈惟此一事。今日當局之言變法者，皆此類而已。一條陳一諭，冒而變法之能事畢矣。同日

民族主義之在今日，豈不磅礴而蔚積哉。愛爾蘭之併於英國，非愛人所欲也。故雖併之數百年，而未能馴，俱無猜。前皇域多利亞即位六十年，觀典舉地，球日所出入處，無不張燈結綵，以致慶賀。獨愛爾蘭則，獨豎黑旗，示圖喪之意。編毒之於人甚矣。前宰相格蘭頓，深觀時勢，知衆怒難犯，因擬愛爾蘭大舉改革案，包括自治法案等。其時自由黨格公者自由黨首領也同志悉反對此政策，全黨分裂。昨日股肱今日仇敵。而格公堅持主義不少變。雖然，卒未能全遂其目的。及格公去位，沙侯代之，愛爾蘭黨益甚。殆生大變。值莫杜戰起，國人注全力以敵俄。而內鬪之波瀾稍息焉。及戰事平，和議成。識者知愛爾蘭之事必將復燃矣。果也。昨日今日路透社連報愛爾蘭土地同盟黨員騷動之狀。且言兵器藥彈之輸入愛爾蘭者非常之多。英政府今日日戒嚴云。嗚呼！民族自治之精神不可壓抑也久矣。不知英人何以待之。安得起格蘭頓於九原而一籌善

後之策也。九月廿八日



國聞短評

匈加利國父百年紀念祭

西歷九月十九日匈加利人舉行獨立「國父」誕生百年紀念祭於其布打彼斯得京城。實匈加利獨立以來最大之祝典也。其日全都之國民。上自官署及銀行各大公司。下至負販騶卒婦孺。莫不歇業休沐。共赴盛會。全國近都遠鄙之民。扶老携幼。以至者不下十數萬。到處旌旗飄揚。照耀天日。全國新聞紙。皆吮筆伸紙。謳歌其國父之事業。以爲獨立自由。祝。即前此反對之報館。至是亦竭誠贊歎。靡有異詞。於戲盛矣。國父爲誰。則五十三年前。命於突厥。八年前卒於意大利之路易噶蘇士也。

其日上午九點鐘。舉行祝典於波羅的士丹教會堂。噶公遺族二人。及全國有名望諸人物。各團體之代表者。各府州縣之委員。咸集。禮畢。復同詣噶公遺墓。舉行紀念碑開工之典。現任首相伯爵阿菩尼爲先導。其餘議院議員。市長及市會員。各團體之代表。各地方之委員等。絡繹相繼。車馬凡巨數里。直達墓所。先獻花環。誦讚美之歌。首相繼

起演說親置二巨石以爲碑礎。乃復齊唱讚美歌。懽聲雷動。禮畢。同見曠公老友狄埃兒將軍及公之遺族。爲國民深表感謝云。

其日全都街衢。安靜無譁。學生之自遠近來集者。各執國旗及花環。列成隊伍。誦愛國之歌。和以軍樂。時有童顏鶴髮之父老扶杖來觀。感極而掩泣者。則曾目擊千八百四十八年往事之遺民也。入夜市民復列炬火。結樂隊。游行市中。以表祝意。金吾不禁。玉漏莫催。全市皆醉人云。於戲盛矣。

嗚呼。匈加利而僅爲今日之匈加利。殆非曠公之志也。故與匈合併後。而公遯跡於外國。不入政界者。猶二十餘年。夫以愛國熱誠。若公者。豈其忍。愀然於故山猿鶴。焉顧爾爾者。毋亦猶有魯仲連蹈海之餘痛也。雖然。匈加利雖不能爲千八百四十八年之匈加利。而猶得爲千八百六十七年以後之匈加利。公亦可以瞑矣。彼國民之愛公。念公也。如是。他日必有能繼公之志。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者。公亦可以瞑矣。

南洋公學學生退學事件

十月十七日。上海南洋公學特班、政治班、頭班、二班、三班、四班、五班、六班、學生二百餘

人。同時退學。實中國國民前途關係第一重要事件也。其始末及善後事宜。略見本號餘錄門。茲不具列。本社記者聞此。且憤且憂。且喜且懼。不嫌越俎。略陳蠹見。爲國中辦學堂者告。且爲國中學生團體告。

人羣之所以進步。有二要素。一曰秩序。二曰自由。斯二者相反而相成。學校者最能代表此二要素之精神者也。騷擾衝突。最足以破壞秩序。全國學校而屢有此等警報。必非現象之良者也。雖以鄙人之好動好競。亦必非樂聞有此等事。且不願國中今後屢有此等事。雖然。今茲之役。吾不能不敬服南洋公學學生之志節氣魄。而深爲公學辦事諸人羞也。凡一團體之有破壞舉動也。必非一二人之所能爲。亦非一二事之所可致。必有遠因總因。伏之許久。彼其所含破裂之種子。既多且熟。如滿屋爆藥。待火星而陡發焉。偶有一二至微至小之近因。分因爲之一點一撥。而其末流遂橫決而不可制。不知者以爲是區區小節。豈值小題大做。無端而爲此平地風波之舉。以爲是其人之囂張而桀驁也。曾亦思美國所以獨立。豈其因區區之印稅條例。日本之所以討幕。豈其因區區之攘夷違勅也。雖微此事。而其獨立討幕之變。固始終不可免。通覽古今萬

國破壞之歷史。無論大而一國小。而一初級之團體。其革命風潮之進播。皆是焉耳。今茲之變。以區區一墨水壺事件。而波瀾乃至於是。使除墨水壺事件外。而無他原因也。則吾不能不責備諸學生之無忍耐無秩序。雖然。吾信此區區事件。必不足以動第五班全班生之公憤。且動公學全學生之公憤也。彼其辦學堂者之意。若曰。今日科舉之制漸廢矣。學校之論漸昌矣。吾此學堂。爲干祿之階梯。爲終南之捷徑。吾安往而不得學生。以此一念。而其待學生也。固已犬馬畜之。娼優視之。以爲彼輩皆搖尾乞憐於我而來也。以此一念。固已與國民教育主義。不並容。以此一念。則其他萬種束縛馳驟。令學生萬不能堪之事。固已日積月進而不知所極。使學生而終無半點國民思想也。亦何難靦然而安焉。而今日世界摩激之風潮。固不許爾爾。今日我國進步之程度。固不許爾爾。以此相持。其何一日之能安也。嗚呼。此風潮日烈一日。此程度日進一日。吾恐數年以後。豈惟南洋公學舉國之學校。亦將如是焉矣。又豈惟舉國之學校。凡國中一切團體。亦皆如是焉矣。

當道者毋以此爲不過二百餘少年之浮躁舉動也。以吾所聞。兩年以來。若杭州。若廣

州。若其他諸省。此等小小騷動。既已屢見不一見。雖其間團體不堅。輒被挫折失敗。而其機固已大動矣。在辦學校者之意。豈不以學生不遵規則。萬方同慨。非我等之責任也。夫學校以規則秩序爲貴。使學生而事事與本校之主權爲敵。與本校之成規爲敵。則寧可謂學生之本分焉。雖然。亦視其成規爲何如耳。歐美人待黑奴之規則。亦不可不謂之規則。人類待牛馬之規則。亦不可不謂之規則。以此而相梏焉。其誰能堪也。學生之智識程度。視總辦教習已高數級。總辦教習不自揣。靦然擁皋比以臨之。不寧惟是。反媚嫉焉。而思弄卑劣之手段以犄之。有所挾焉。而以呼爾蹴爾之聲色臨之。此而能受。其爲無人心者矣。故吾非欲盡爲學生迴護也。使辦學校者而能自省焉。改良焉。其規則悉根於公理。悉參酌於現今各文明國所通行之大例。其教習皆略通當世之務。有相當之學力。於此而其學生猶囂張焉。浮動焉。事事相與爲難焉。則雖移郊移遠。而豈爲過也。而無如今日之辦學堂者。殊不足以問執人口也。嗚呼。豈惟一校即一國亦如是矣。同一無政府黨也。在美國則人皆厭之。惡之。在俄國則人皆憐之。慕之。以其所對待者不同也。嗚呼。履霜而惕。堅冰月暈而思颺。吾爲南洋公學悲。吾爲南洋公

學懼吾尤慮可悲可懼之事。什伯於南洋公學者。更在其後也。任教育事業之人。其念之。任更重大於教育事業之人。其念之。

頗聞繼任之人。懲於前事。欲更張一二小小規則。以籠絡學生。或且置規則於可有可無之列。貌爲癡聾。一任所至。以是爲善後之政策云。嘻。誤矣。吾固言。此次之風波。非由最近一二之小原因而起。苟不從精神上大加洗刷。雖東補西苴。日日取小節而改之。何益也。且團體者。必非以其規則而可存立者也。苟有規則而不行。則與無規則等。而學堂已非復學堂矣。立學之意。所以訓練國民。國民之要素。不一而足。守規則重秩序。實爲其要點。如之何其可以置之。若有若無也。彼持此政策者。豈不以爲學生囂張不靖。頑梗不化。終非可以規則圍範之。吾不如任之焉。無以身爲怨府也。願吾信我中國之少年。必非有蔑規則好破壞之性。資苟規則而良焉。而適應於文明程度焉。則正宜以嚴厲行之。絲毫無所假借。吾知其未有不能受者也。苟如是而猶有不受者焉。則必其爲秩序之蝨賊者也。其力固斷不能動全體。而與辦事人爲敵。而又何足爲慮也。而不然者。初既以惡規則生出少年不平抗爭之心。繼乃以無規則而養成少年蔑視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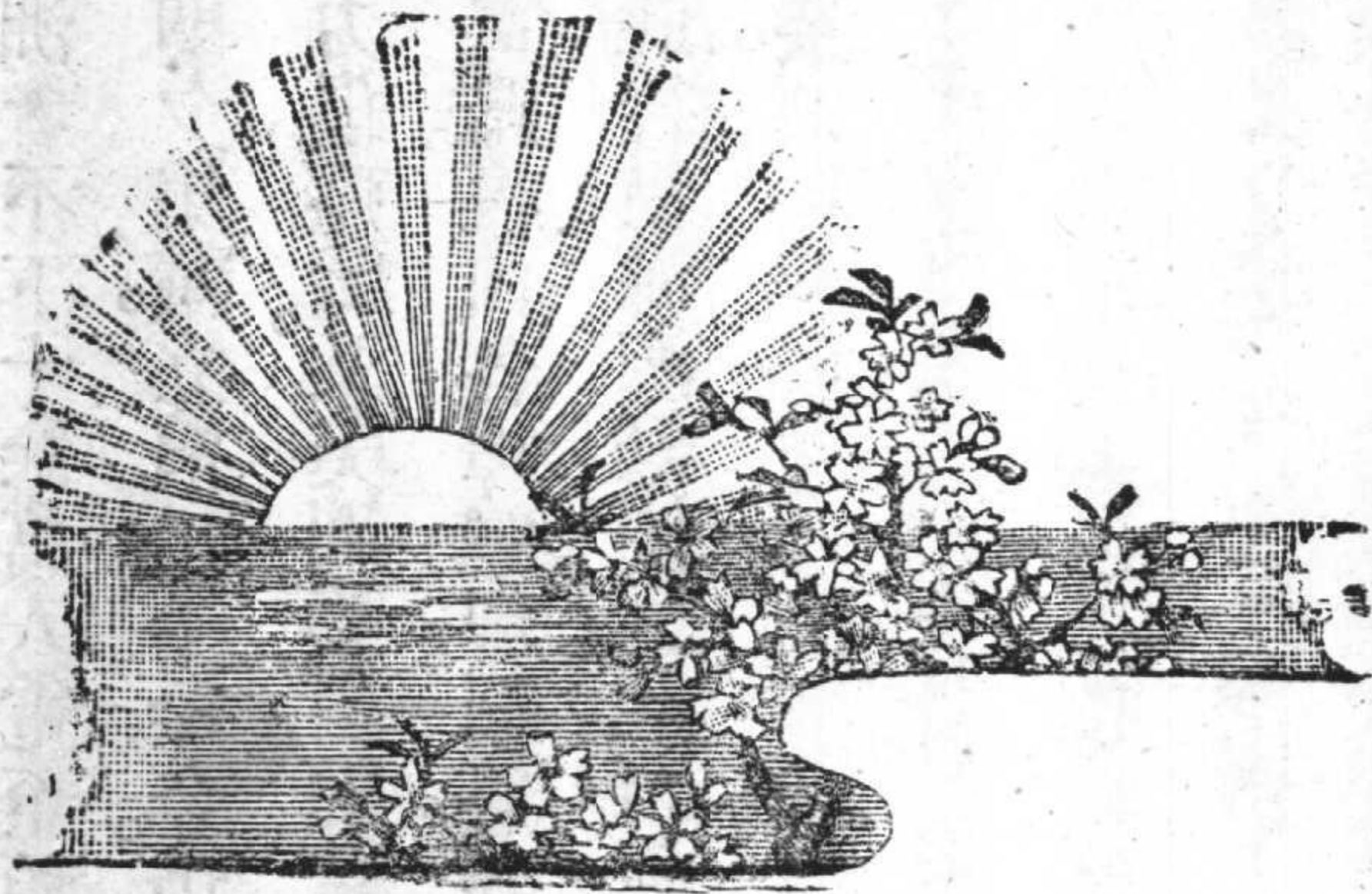
之習。則少年之墮落。真不可救。而吾國之前途。更不可問矣。

抑吾更欲爲學生諸君進一言。西哲有言。『惡規則固惡也。而猶勝於無規則。』今諸君以不忍於壓制犧牲。其種種利益。以演此活劇。誠可欽慕。願吾望諸君以此精神。以此魄力。必別造一新團體。而使之由惡規則變爲良規則。無使之由惡規則變爲無規則。頃見滬上各報。知諸君有共和學校之設置。其前途若何。非局外所得揣測。要之。勿爲同情者所痛。而爲反對者所快。此則鄙人所以爲諸君勸。兼爲一國之青年勸者也。竊嘗論之。教育與政治。其性質大異。其在政治。則人人皆治人者。人人皆受治於人者。故治者與受治者同權。而治者應受受治者之監督。其在教育。則教者爲一級。受教者爲一級。故教者與受教者不能同權。而受教者應服教者之監督。今諸君之以共和名新校也。不知共和其教育之主義歟。抑共和其教育之法式歟。共和其教育之結果歟。抑共和其教育之現象歟。由前之說。吾爲新校之前途賀。由後之說。吾爲新校之前途弔。且豈惟弔新校而已。吾中國教育之事業。且於此生頓挫。吾中國少年之性質。且於此生影響。嗚呼。諸君之責任。亦其重哉。諸君之地位。亦其艱哉。

又聞公學當局者。今頗以柔滑手段。欲籠絡諸君歸學。以解嘲於萬一。吾知諸君中。必無有或受其愚者也。苟其有之。則是此一段民權萌芽之歷史。被點污於此輩之手。非直同學之罪人。又一國之罪人也。拿破侖言用兵之術曰。『兵之勝敗。全在最後之五分鐘而已。』今諸君以最文明之舉動。以與文明之敵。相抗。吾知諸君之初志。非爲一已計。實爲一國教育之前途計也。使諸君而堅忍焉。持久焉。始以破壞而終以建設焉。則一國之學生團體。皆將有所瞻仰。有所踵繼。使學生之資格地位。進而益上。而彼所謂腐敗之教育家。亦將知所畏。而稍有一二之自省。諸君今日之事。其必爲將來中國教育史上。一最大之紀念。無可疑也。而不然者。彼文明之敵。將快然曰。此少年氣盛輩。有文明思想者。不過如是如是。任其跳擲。少選。且將帖然矣。於是益無所憚。以自恣。豈惟南洋公學不能改良。且恐他校之腐敗者。益更腐敗。而其影響。又不徒在教育事業而已。嗚呼。吾聞俄皇近者。悉召回西伯利亞遣戍之青年矣。俄國大學中。昔由警察部監督者。今則改歸校中團體自監督矣。天下之可敬可愛可崇拜者。孰有過於俄羅斯學生者乎。吾意我黃族。摯誠強毅之男兒。其必不讓後進之斯拉夫族。以獨步矣。

海外志士之義舉

頃者廣東旱潦疾疫。饑饉厲行。民間生計界之現象。慘不忍觀。一月前由各善堂飛電海外告急。吾國民旅居北美洲者。不下十餘萬人。電至領事及所謂紳董者。遲回莫應。惟金山大埠保皇會中志士。即夕集議。立捐二千餘金。仍復由有力者先墊千餘。即日電匯返國。頃尙日日勸捐。心力俱瘁云。又美洲英屬加拿大域多利溫哥華威水等埠。亦即日捐集三千餘金。立即電歸。復由各埠總理。徧傳各支會。使急祖國之難。聞現計美洲各保皇會。已捐集萬餘。此後尙源源籌捐云。此可見有團體則事易集。而海外諸國民愛國之心。誠加人一等矣。



國聞短評

咄！袁世凱劾張之洞！！

頃日本朝日新聞電報記有袁世凱嚴劾張之洞事。雖未知確否。然殆可信。果爾。則袁世凱真好男兒。袁世凱真好男兒。

據傳其所劾者。有好大喜功志高才疏等語。此天下之公論。人人同知者也。惟其所重在其濫借外債損傷國權一事。可謂特識。此事爲亡中國一大罪案。而前此政論家熟視無覩焉。不特政府未一慮及。言官未一言及。即報館亦未一論及也。吾昔深痛之深憂之。去年曾著滅國新法論一篇。直揭其罪。今節錄以供參考。

（前畧）中國厯然大物。精華未竭。西人固未遽肯以前此之待埃及者相待。而要之債主之權日重一日。則中央財政之事業。必至盡移於其手。然後快。是埃及覆轍之無可逃避者也。而庸腐奸險貌託維新之疆臣如張之洞者。猶復以去年開督撫自借國債之例。借五十萬於英國。置兵備以殘同胞。又以鐵政局之名。借外債於日本。彼其意豈不以但求外人之我信。驟得此額外之巨款。以供目前之揮霍。及吾之死。

也。或去官也。則其責任非復在我。云爾。而豈知其貽禍於將來。有不可收拾者耶。使各省督撫皆效尤。張之洞各濫用其現在之職權。私稱貸於外國。彼外國豈有所憚。而不敢應之哉。雖政府之官吏百變。而民間之脂膏。固在彼噬我。吭而搥我胸。甯慮本息之不能歸趙。此樂貸之彼樂予之一省。五十萬。二十行省。不既千萬乎。一年千萬十年以後。不既萬萬乎。此事今初起點。論國事者皆熟視無覩焉。而不知即此一端。已足亡中國。而有餘而作俑者之罪。真擢髮難數矣。（後畧）

鄙人昔爲此論。非有惡於其人。而故爲尋癥索垢之言也。誠以遺毒無窮。爲中國前途計。不得不大聲疾呼也。聞張之洞自受事南洋以後。甫下車。即又與上海某洋商議借巨款。其播毒種。以便私圖之野心。方興未艾。此次袁能直揭之。其識卓矣。此實張氏千萬年不可磨滅之罪狀也。頃張氏忽有開去署缺之旨。論者謂袁之言與有力云。中國政界。或從此添一段活氣。

張之洞借款問題

張之洞開去兩江署缺。而無飭回湖廣本任之明文。內幕中必有一段歷史矣。據日本

報言。以借款問題故。外務部告英公使。以政府不負責任。其如何償還。皆責成張之洞云云。審如是也。雖化張之洞之爲千百身。一一身中千百毛孔。一一毛孔中千百銀錠。其亦無以爲贖也。以此苦張之洞而懲將來之效。尤未始不可。然此事顧可行乎。恐張氏不久必有借外國之力以復其位者矣。張氏何足輕重而失國權者。其又一事也。又聞有電詢鄂撫端方若能代張籌還。則實授以鄂督。不能則飭張回任。而別置大員以監督之。端氏其將何以應此耶。張氏回任被監督大妙。彼最惡人言自由。請君入甕。嘗此不自由之風味。

咄！張之洞劾梁鼎芬！！

官吏社會之鬼蜮。實千種萬種不可思議。炙手可熱。咳唾珠玉之武昌知府梁鼎芬。盤踞湖北要津者十餘年。千辛萬苦。千迴萬折。乃始揭開假臉而夤得此一官。見將軍而長揖對。嬖豎而足恭。一電而殺陶模。一語而憎劉坤一。豈非大丈夫得志於時者之所爲耶。天下崇拜之洞者。必並崇拜鼎芬。唾罵之洞者。必並唾罵鼎芬。洞與芬。殆三生石上不可解之緣矣。何圖近日忽聞有之洞劾鼎芬事。其考語八字。則矜才恃已舉動洋

躁也。噫異矣。吾欲語之洞曰。此八字者。公與鼎芬共之者也。鼎芬即小之洞之洞。即夫鼎芬公得毋欲作自傳耶。

古詩曰。雨落不上天。水覆難再收。君情與妾意。各自東西流。昔日芙蓉花。今成斷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又曰。君恩不可保。中道長棄捐。鼎芬文人得毋誦棄婦詞而惻惻耶。

又聞此事原因。蓋由之洞去鄂時。端方揚言先劾鼎芬。後劾之洞。之洞懼。乃先劾以自贖云。端方劾之洞。以求代己。奇之。洞劾鼎芬。以求免。尤奇。雖然。亦何奇義和團之最大戎首。非劾剛毅。載漪。英年。趙舒。翹於外國政府。以自贖耶。是無以名之名之。曰不可思議而已。

陶方帥之死狀

陶方帥猶不失為大吏中之賢者也。徒以魄力不足。故不惟不能有所設施。而竟以速其死。耗矣哀哉。

客有自粵來者。述方帥之死狀。蓋方帥而不辭職。則可以不死。方帥本無甚病也。其患

哮喘者已十年。近亦非有所增益也。而坐畏事之故。日日思退。請開缺之第三摺上。識者已知粵事益無可爲矣。開缺得許。電報到之日。德壽自兩點鐘往拜會。九點鐘始退。德見陶向喃喃無多言。惟彼日則滔滔汨汨。若決江河。一片皆教訓方帥語也。歷數其到粵後所辦各事。如何不妥。如何無狀。陶惟垂頭以聽。默不一語。及德退。陶遂嘔血數口。其夜。梁鼎芬罵姚文倬之一電到。姚時充廣東大學堂總辦。姚本一庸人也。鼎芬以其毀廢雅書院。濂溪祠。故以一電罵之。文曰：妖言惑亂我廣東全省士民。思食汝肉。翌晨。張之洞一電到。亦爲大學堂事。不知其語云何也。而方帥遂嘔血升許。時滿城官吏。滿署胥役。皆競趨走伺新督之顏色。陶以一人孤立於督署中。已如贅疣矣。而德壽復間日一至以罵之。南洋某商捐八萬金以建武備學堂。陶所竭力運動而得者也。德壽以償欸支絀爲名。遂乾沒之。於是乎陶遂日日嘔肺。不得不死矣。嗚呼。世態炎涼。一至於此。做官者其鑒之哉。

聞方帥思想甚發達。乃至語其幕府中人云。中國終不可以不革命。嗚呼。斯人也。而有斯言也。世界風潮略可觀矣。然知而不行。與不知等。舉國皆陶方帥而中國遂不可救。嗚呼。

賭國

廣東自張之洞將圍姓歸入正餉。始多盜。李鴻章督粵。患盜。思治之。有軍無餉。乃抽賭。以賭之所入治盜。盜益盛。今者全粵皆賭。全粵皆苦盜矣。聯軍賠款無所出。各省步粵塵。官以賭率民。於是有江南彩票。湖北彩票。江西彩票。浙江彩票。者出。其風潮之驟盛。不啻歐洲中原各國聞法國革命。則風起水湧以相從也。至是粵東殆以賭風易天下。然其力猶未足以動中央政府。近者有政府大彩票之議矣。聞其價票百金。總額三千兆云。天下籌款之妙術。孰有過此耶。前者昭信股票。自恭親王以下。悉有報效。恐不久將有報效彩票之事。

昔人云。以國爲孤注。虛言耳。豈有若今日袞袞諸公之豪舉者耶。

吾今不忍復爲戲言。諸君亦知生計學學理乎。一國之民。耗其日力精力財力於無用之地者。國未有不敝。在諸君之意。殆以爲此賭焉者。其所擲之財。仍歸本國人。未足爲損也。姑無論以此爲賠款財源。勢不得不外溢。即不外溢矣。而一國民皆狂醉於大賭。小賭。生產力消盡。而國以亡矣。法國革命前。其已事也。中國之貨力亦滿地矣。得其道。

而用之。何求不得。其忍更以此阱民也。噫

商務可興乎

頃北京政府有設商務部之議。且飭美使伍廷芳向僑美華商招股云。伍之必無所得。吾敢斷言之。但政府設一商務部。遂可以興商務乎。商法不立。中國之商。終無可見。天日之望。然非悉定諸種法律。則商法何所附。非變更政體與民更始。則諸種法律何所行。吾故言今日中國言改革。無一事之能改革也。商務一端如是。他可推矣。故今日不爲新中國。則爲死中國。無中立之理也。

真正奴隸學堂

今日舉國之學堂。皆奴隸學堂也。而奴隸程度最高者。當必以廣東大學堂首屈一指。廣東大學堂自梁鼎芬一電後。改聘半男半女之丁仁長爲總教習。丁以堂中舊有體操一科也。不喜之。改爲習禮。猶可言也。所習之禮維何。曰朝覲之禮。升降拜跪。猶可言也。次者爲見官之禮。若何唱喏。若何請安。猶可言也。次者爲跟班之禮。若何疊衣服。若何裝水烟。學堂教科而至於裝水烟。豈不可以入天下古今萬國之無雙譜耶。聞在堂

中行步。必須彎腰低頭。頭稍昂。輒記過。嗚呼。養奴隸。不足責。何苦更養肺病之奴隸耶。南洋公學之壓制程度。低於廣東大學堂萬倍。而公學學生已演出此一段有名譽之大活劇。廣東大學堂諸君。遂以一秀才易跟班之樂。耶。丁某畸形豎子。何足責。而粵東士風。真羞天下矣。嗚呼。痛哉。粵其先亡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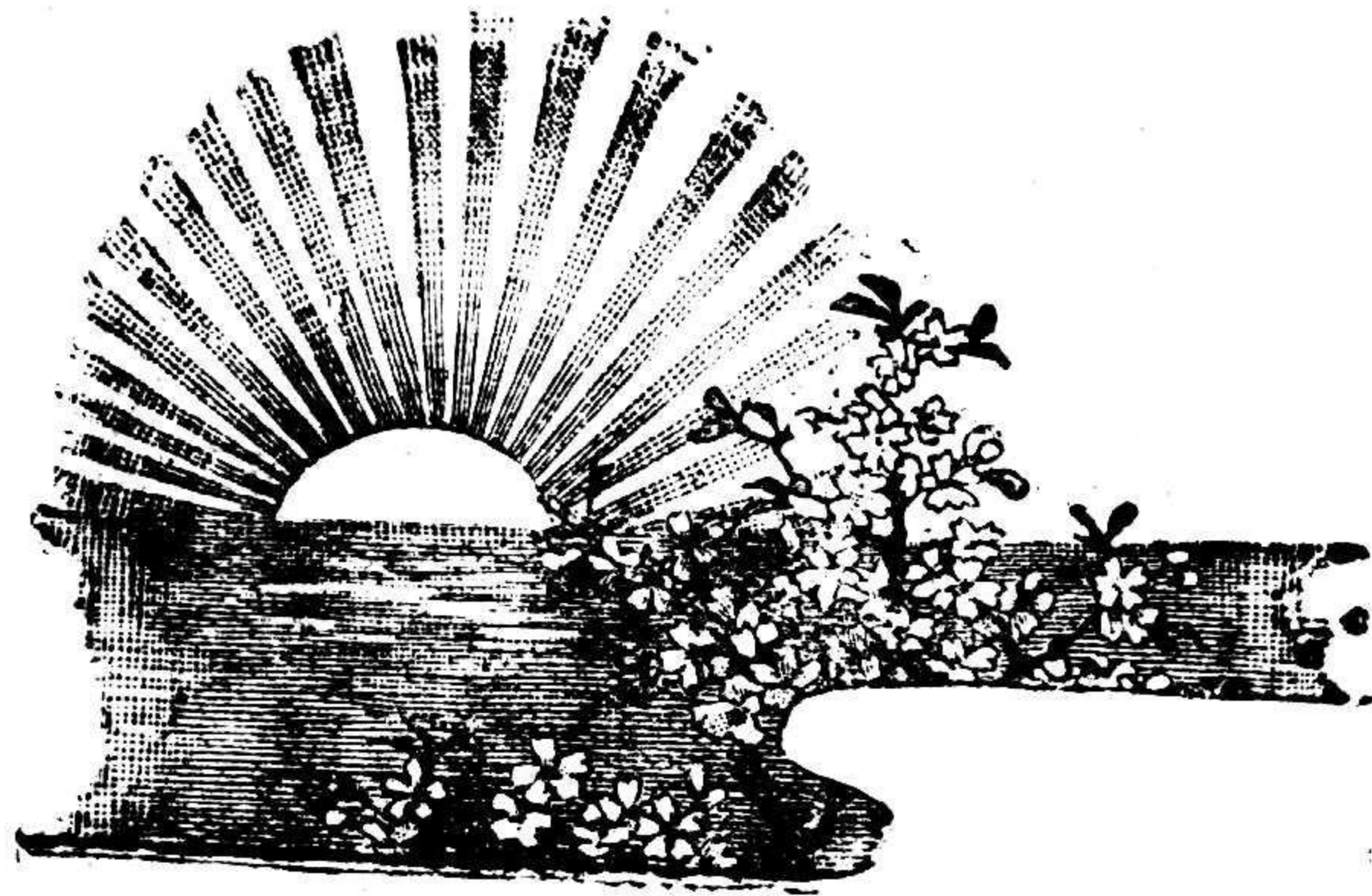
委內瑞拉事件

近日風潮。全起於歐洲以外。此帝國主義自然之結果。不足為異也。南非洲之事。方告終。南美洲之葛藤。復大起。

去年以來。南美洲之伊阿脫、哥倫比亞、委內瑞拉、三共和國。其國民中有謀三國之合併者。哥倫比亞政府反對之。伊阿脫政府亦不願與聞。惟委內瑞拉政府贊焉。於是委國與彼二國有違言。既而彼兩國民中。有不慊於委政府之政策者。遂互通氣脈。舉叛旗。英美德諸國政府。乘機以各收漁人之利。其關係頗甚複雜。又外國人之僑寓其地者。復多陰助之。兩共和國之政府。不得已。乃逮其私助叛黨者而拘禁焉。此委內瑞拉事件之發端也。

近者英德兩國，責言於委內瑞拉政府曰：以汝之故，拘繫我民，其賠償其所損害焉。委政府不應，其民激昂殊甚。境內德國人所開之鐵道，禁其運行。市民至圍德使館。此事之曲不在委政府而在英德。盡人所同知也。而英國卒調兵艦，盡擊沈委國之微弱海軍。頃已不得不俯首帖耳。託美國政府為公判以解於二強。而二強猶主張強制政策。嗚呼！天下惟有強者之權利耳。豈惟委內瑞拉。

新 民 叢 報 第 二 十 二 號



國聞短評

論日本解散下議院

陽歷十二月廿八日日日本下議院被解散

日本自頒憲法以來。迄今凡十三年。召集議會者十七次。下議院被解散者五度。其一明治二十四年辛卯。散之者爲松方內閣。其二明治二十六年癸巳。散之者爲伊藤內閣。其三明治三十年丁酉。散之者爲松方內閣。其四明治三十一年戊戌。散之者爲伊藤內閣。其五即今度。散之者爲桂內閣。

解散議院者。政府與民間最後之決戰。而現內閣之死活問題也。前列舉五度之中。惟癸巳一役。於再選舉時。適遇中日之戰。全國一致以禦外侮。故伊藤內閣得以不蹶。自餘三度。皆議院方解散。而內閣隨以覆亡。其在辛卯則再選舉開會後。而松方內閣總辭職也。其在丁酉則不待再選舉後。而松方內閣已辭職也。其在戊戌則再選舉後。不待開會而伊藤內閣已辭職也。今茲桂內閣之前途。又將如何。

解散議院者。民權進化之大消息也。有衝突然後有解散。有衝突然後有進化。凡立憲國公例。政府每建一政策。不可不求人民之協贊。下議院者。代表民意者也。故將其政策提出於議院。而得過半之贊成者。則謂之通過。得過半之反對者。則謂之不通過。既不得通過。則其政策萬不能施行。不能施行。則政府員當去其位。於此而政府員堅持所信。不肯舍去也。則其所以待議院者。惟有兩法。小則停會。大則解散。停會者。意謂使議員再熟思其利害也。解散者。停會之後。而議員之反對如故。則政府謂此或不過代議士之偏見。而非國民之真意。於是解其現任者。而命全國人民再選焉。亦名為「訴慮見於國民」。停會解散二者。皆以君主之名。用其特權以行之。實則皆由政府意也。解散後必隨命再選舉。開臨時議會。再選舉後。而新議員之反對政府者。仍居多數。則國民之意嚮益可見矣。於是乎政府員更不得不辭職。於此而仍欲不辭職。則命再解散。而三選舉亦可也。雖然。果爾者。則政府員之無恥極矣。終亦必亡而已矣。故再選舉而議案猶不得通過。則政府必辭職。其常也。日本前此之三度。皆若是矣。故立憲國之政府。萬不能率其私意以行厲民之策。苟爾爾者。人民一心戮力與之決戰。政府未有能

久尸者也。此之謂權在國民。

英國者政黨政治之完全模範也。其國為兩大政黨。一在朝。一在野。在朝黨必其在議

院占多數者也。若在野黨易而占多數。則在朝黨不得不與之易位。蓋政府之廢置。一

聽諸議院者也。故英人恒言曰。『巴力門之權。無事不可為。除是使男變女。女變男耳。』

極言一國大小之主權皆在其手也。日本維新日淺。民權尚在萌芽。故未能純然為英

國。所謂政黨政治者。明治三十餘年間。政權皆在藩閥之手。藩閥者舊藩士之有功於維新之

門兩藩最多雖然。人民智識。政治思想。既漸發達。其機固不可以終遏。明治七八年以後。民

主革命之聲。徧國中。十三年終頒發立憲之詔。而板垣大隈皆以元勳下山。結集民間

政客。互標旗幟。建國體而自為之領袖。日本之有政黨。實始於開國會以前七八年也。

雖然。其所謂政黨者。甚幼稚。結集不肅。機關不備。故經十餘年。猶不足以代內閣。然藩

閥之為政府者。固已常不得不與一有力之黨相提携。以自固焉矣。其間所謂『超然

內閣』者。日本有所謂超然內閣者。謂超然於諸黨之外。不相提携也。則常岌岌若不甚安。否則議會屢解。而政府屢蹶。

民間勢力日高一日矣。然其天皇固非深喜政黨者。故政黨勢力雖日盛。然猶未能直

接獨力以當政府之衝。及明治三十一年戊戌。伊藤當國。以俄人逼還遼東一案。國民恥其損威。聲譽頓減。議院反對之者大半。於是伊藤解散議會。及總選舉時。自由進步兩黨合爲一。名曰憲政黨。併力以向之。伊藤察事不可爲。故不待再開院而先辭職。而大隈板垣代之。是爲日本第一次之政黨內閣。是時民黨萬歲之聲徧國中。論者至稱爲第二之維新云。雖然。自由進步兩黨之主義。常枘鑿不相容者也。一旦以利害之故。相聯合。其事固不可以久。果也。不過六月而憲政黨內潰。自進兩派復裂爲二。而第一次政黨內閣亦隨而亡矣。繼之者復爲藩閥。所謂山縣第二次內閣是也。山縣內閣與自由黨提携。得以安者兩年有餘。山縣感激不自勝。而自由黨之驕態亦可掬。於時伊藤忽翩然下野。徧國中演說。倡革新政黨之議。未幾取板垣十餘年來經營慘淡之自由黨。一舉而奪之。更組織新黨。名曰立憲政友會。會既成。庚子九月。山縣拱手相讓。伊藤復受之。是爲日本第二次之政黨內閣。是時進步黨之勢繭然。政友會占大多數。於議會中。宜若可以久矣。乃亦不數月而政府內部復訐。政友會內閣又潰。繼之者即爲今之桂內閣。其成立殆兩年於茲矣。至今日而始有解散議會之事。而風潮又將一變。

此十年來日本世界之大略情形也。

由此觀之。日本之進步。固不得謂甚緩。開議會僅十三年。而民黨與政府衝突。至被解散者。既五度。取政府而代之者。亦既兩次。謂其民之無力焉。不可也。雖然。政黨內閣既成立矣。且皆以大多數立於議院矣。而皆不能持久。或半歲而蹶。或七八月而蹶。其蹶也。又皆由自腐。而非有敵黨從而犄之。然則謂其真有力焉。亦不可也。經此二役以後。遂使前此之謳歌政黨政治者。漸變爲厭倦政黨政治。或且疑政黨黨員之閱歷淺。而行政之智識有所不足。反不如藩閥之可以持盈保泰焉。謂非政黨之自取侮於人。固不可也。雖然。立憲政治之必與政黨爲緣勢也。其傾向固漸趨於彼端。欲避不得。避。桂內閣之以「超然」立於今日。其能安然一年有餘。亦云幸矣。果也。遂有今度大衝突之事。此次最大之爭點。則地租增徵繼續案也。政府提出此案。而兩政黨皆反對之。是以決裂。其案之始末內容。今勿具論。要之反對此案者。進步黨素所持之主義也。而政友會則新表同情。是以前此常相枘鑿之兩黨。政友會即自由黨之化身。向與進步黨爲政敵。今忽提携爲聯合軍。以向於政府。若此者。政府之所不及料也。兩黨既提携矣。於議會既占全數矣。論者以爲政

府必更其主義。退讓以求調停。而政府強硬不屈。交涉不諧。而至停會。停會不已。而重解散。若此者。又兩黨之所不及料也。

政府之強硬也。驕也。何驕爾。以其新與強英結同盟。自以為功也。此其事與戊戌之伊藤內閣頗相類。伊藤內閣當時之強硬也。亦驕也。何驕爾。以新戰勝我而自以為功也。當時伊藤政府。且不能與大勢敵。今內閣可想矣。

議會之強硬也。恃聯合也。此其事亦與戊戌時之議會相類。至其再選舉再開會時之形勢果何如。則非今日所能知也。以兩大政黨之力。同傾政府。則政府自固不得不蹶。即不蹶者。更解散一度焉。其蹶亦必矣。若蹶後而繼之者。仍為超然內閣乎。將為政黨內閣乎。果為政黨也。則為兩黨聯合乎。抑一黨獨立乎。非今日所能預言也。而今日兩黨之交涉。日親一日。其選舉至互相避。互相讓。則雖非如戊戌時之合兩黨為一黨。然相去亦不遠矣。意者數月以後。日本將有第三次聯合政黨內閣之出現乎。未可知也。

雖然。聯合內閣。必不能久立。此立憲國政治家所經驗也。憲政黨往事。亦其前車矣。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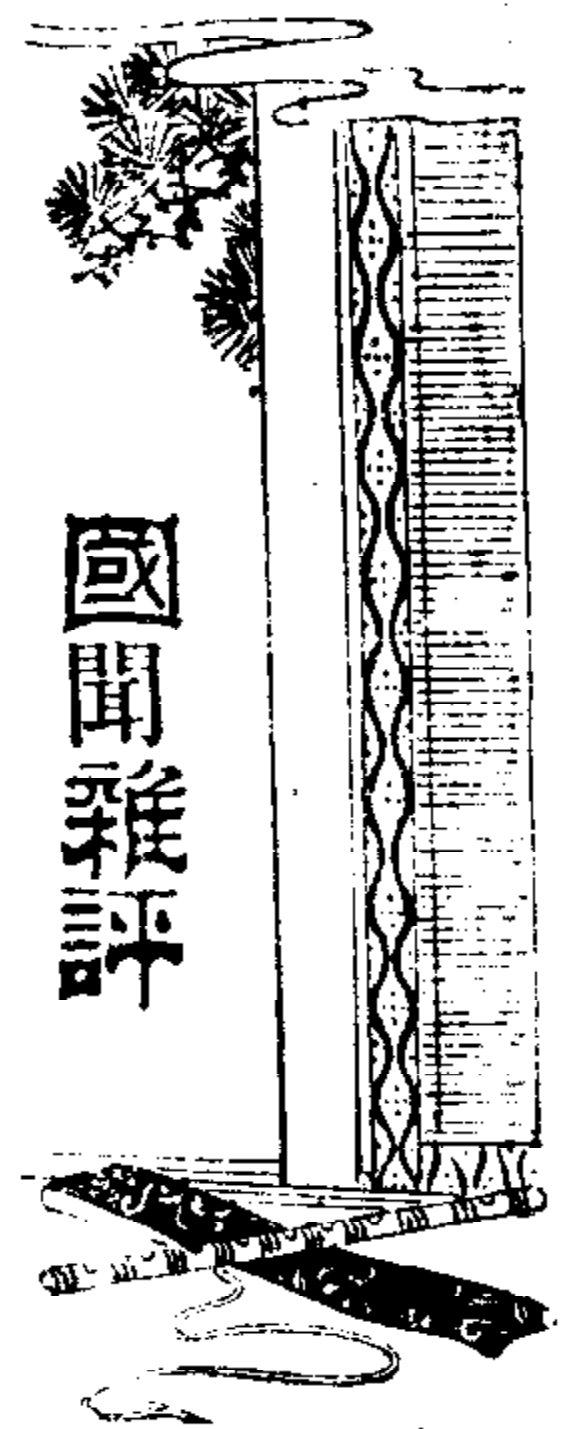
黨首領。夫既熟知之。然則後此之出於何途。果有非旁觀人所能逆觀者也。雖然。自今以往。日本藩閥之燄將日衰。而日趨於政黨政治。此吾所敢言也。彼伊藤者。向來藩閥中最有力者也。而今已立於反對之地位。吾非以伊藤之進退卜輕重。然其機勢可觀也。民權進步之大勢。不得不如是也。

他人之內政。與吾最無與者也。然觀此可以測世界進化自然之大運焉。故略述一二。以爲內地人士之欲知外事者告。其久旅此邦之人讀之。是不啻野人之語其曝也。抑吾與彼之政府。彼之政黨。兩無所憎好也。而聞其民黨之聯合之衝突之將勝利也。則色然若有喜者然。吾不知何心歟。



論膠濟鐵路與德國權力之關係

世界各國對於中國之政策有二。一曰保全。二曰瓜分。保全政策者美日英所標。葵也。瓜分政策者俄法之所懷抱也。而德國之目的最爲不明德者于甲乙兩政策各爲最。圓滿之預備。視時勢之宜于行某種政策而遂行之者也。凡倡保全政策者必其工商。業大發達能以生計問題制中國之死命者也。倡瓜分政策者則異。是要之兩者皆足以亡中國。其揆一也。乃者膠州濟南間之鐵路全開通。此事之關係于中國前途者其。重大不讓日俄戰役。此鐵路公司乃由德國全體之大資本家組織而成。而伯林之中。央銀行給以補助資本金一百五十兆元。雖謂之爲政府的事業焉可也。德國此舉其。爲有侵略土地的野心與否。姑勿論。即使無之。而握山東全省生計界之實權。已足以。制我死命。現在鐵路近旁新開之煤鐵礦。據膠州年報所記。其煤礦爲無烟性及瀝青。



性之最佳品。以用之軍艦及東方一帶商船最宜。計其採掘之費。每噸需三元。由鐵路運出青島。每噸需四元二角。售之于船。每噸十元至十三元。其鐵塊亦為上等良品。現在山東附近各都市。供建築及其他用品。已極鉅流。膠濟鐵路既通之後。此鐵礦利用之途。自更益廣。而此礦區。實德國資本家所左右也。現在所投資本。已一千萬元。聞將來預備增加者。尚六千萬元以外。此礦遂為中國內地第一大礦矣。此皆與膠濟鐵路相輔為德國東方殖民之一大成功者。故美國人評之曰。青島者將來第二之香港也。膠濟鐵路者舉山東全省三千五百萬之人口。而置諸德國勢力範圍下者也。二十世紀以後之世界。惟戰勝于產業界者。乃能役人。反是則為役于人。此稍有識者所同認矣。故此後滅人國者。決不恃砲彈。決不恃艦隊。而惟握其生計之實權。以為之主。人彼德國前此本與俄同一侵略政策者也。此次俄軍失敗之後。或遂一變其方針。以從同于英美日所謂開放門戶之主義者。亦未可定。雖然。就令爾爾而中國遂可以保。乎乎。狐之吸精髓。以死人與虎之啖骨肉。以死人其所施之手段。不同而受之者之結果。則一也。若杜蘭斯時人。賭亡國之孤注。以與英人戰者。豈謂英之掠其土地哉。所爭

者。不。過。鑽。石。礦。金。礦。之。兩。問。題。耳。故。知。痺。癆。之。疾。甚。于。癰。疽。將。萎。之。花。慘。于。槁。木。論。者。毋。徒。狃。于。日。本。戰。利。以。爲。是。保。全。主。義。之。制。勝。吾。可。以。高。枕。爲。樂。也。埃。及。高。麗。至。今。未。亡。試。問。其。國。于。天。地。間。之。價。值。如。何。哉。抑。今。日。欲。挽。茲。浩。劫。豈。徒。吾。相。之。責。任。而。已。實。業。家。之。責。任。抑。更。重。焉。國。中。有。一。人。焉。不。以。責。任。爲。責。任。則。國。將。有。受。其。敝。者。而。況。于。舉。國。人。視。切。膚。之。痛。爲。秦。越。耶。噫。

俄國芬蘭總督之遇害

(俄國內治之前途奈何)

西歷六月十八日。華歷五月廿六日柏林電報稱俄國芬蘭總督波布里哥夫爲芬蘭人所誅。誅之者爲元老院議員之子查曼氏。其手段則以短銃暗殺云。嗚呼。壯哉。此男子。壯哉。此男子。

欲知此事之原因結果。不可不先明芬蘭與俄羅斯之關係。芬蘭自前世紀之初。爲俄人藩屬以來。呻吟于他族專制之下者。既百年。其積年之壓迫慘虐。今且勿具論。即近五年以來。種種新布之法令。實有使芬蘭人欲忍不能忍者。前此芬蘭人本有獨立之

立法權乃一千九百九十九年芬蘭國會議定法律數種既經可決而俄人復提出之于聖彼得堡別開芬蘭會議于是原有之立法權全爲俄國中央政府所攘奪其時芬蘭上下兩議院竭力以反對此新制不能救也此爲俄國特別壓制政策之第一著。芬蘭人前此惟有服役于芬蘭軍隊之義務乃千九百年俄政府下徵兵新令使人人皆有服役俄軍之義務歸俄國陸軍大臣管轄是芬蘭人爲其仇敵納血稅也故嫉怨之感情自茲益烈乃俄政府猶以爲未足更于前年下一辣手以俄語爲芬蘭通用語凡欲任官吏者不可不舉其祖國國語而拋棄之現任各官限五年內須全用俄語計芬蘭人口二百七十萬而解俄語者僅八千是永絕芬人參與政治之生機也芬人于是忍無可忍受無可受全國朝野上下日夕謀所以反抗俄餽者數年于茲矣若此者皆波布里哥夫謀之而彼得堡政府主斷之者也蓄怨積憤之既久于是前年四月有比爾盛福爾市民與哥薩克兵衝突之事俄猶不悛強暴之行有加無已此次戰役以一二佞臣之野心驅百數十萬無辜之市民塗肝腦于東亞原野使芬蘭人不得不爲其敵之敵効死力芬蘭人稍有血性稍有智識其必有以自審矣與其斃于敵之敵也

毋寧與敵俱斃。此革命運動所由驟熾也。故於日前布告檄文。聲俄政府之無狀。其簡末即大書「殺波希里哥夫殺波希里哥夫」之一語。果也不及數日而波氏之凶耗已接于吾前。嗚呼。天下淋漓痛快之事。孰有過此者耶。孰有過此者耶。果也。再越兩日。旋有比爾盛福爾市民襲擊官衙。廣殺長吏之電報。自茲以往。芬蘭問題愈益重大。聳一世之耳目矣。

芬蘭革命之前途。雖未知如何。要之彼以議會現成之團體。鼓動全國民之義憤。俄廷君臣。肝食之日方長矣。即使無成。而博浪之椎。亦足使民賊驚心動魄。俄君臣而知所鑒也。其禍或將稍戢。也不然。外患未已。內憂乘之。有自滅而已矣。雖然。吾記此事。吾不暇爲俄國君臣憂。而竊竊焉爲我當道憂。不暇爲芬蘭人起舞而反。爲我國民掩袂而羞乎。

美國大統領選舉臆評

美國本年爲改選大統領之期。向例以西曆六月各黨派選定候補者。十月乃以間接投票選大統領。兩大政黨中。利帕璧力根黨。最有力之候補者。即現任大統領盧斯福

國難雜評

六

畏是也。盧氏自就任以來。內治外交。處處感實。收攬人心。為一時雙。有許。嚴。有。
 斯之。監督。以最近。反對鐵路公司之。以。其。本家之。感情。於是。
 有力者。軒。氏。乘間。抵隙。密糾。合資。本家。欲自立於。候補者之。地位。軒氏。夙有。大統。領。製造。
 領之。被選。多。於是。為。盧。斯。福。氏。一。勅。敵。則。數。月。前。軒。氏。忽。然。死。去。於。是。盧。氏。為。該。黨。獨。一。
 藉。其。援。助。也。無。一。之。資。格。全。黨。一。致。屬。意。之。幾。無。與。爭。者。還。觀。彼。丹。們。奇。勒。黨。勢。欠。統。一。至。今。選。
 不。能。適。當。之。候。補。者。其。最。有。力。者。格。里。及。阿。爾。尼。之。兩。氏。然。格。氏。今。既。已。絕。意。於。政。
 界。阿。氏。前。任。外。務。大。臣。時。為。委。內。瑞。拉。事。件。欲。與。英。國。轉。轉。幾。至。失。和。國。民。咸。咎。其。失。
 策。大。有。不。滿。之。意。故。現。在。該。黨。惟。推。紐。約。高。等。法。院。之。裁。判。長。巴。卡。氏。為。候。補。稍。有。勢。
 在。南。部。之。丹。們。奇。勒。黨。亦。舉。黨。一。致。推。戴。之。雖。然。其。不。能。敵。盧。斯。福。氏。殆。無。疑。義。以。故。
 此。次。選。舉。盧。氏。殆。無。能。與。競。爭。者。往。歲。每。屆。大。統。領。易。人。之。期。則。舉。國。紛。擾。劇。烈。生。計。
 界。大。受。其。影。響。今。者。選。期。將。至。而。國。中。尚。煩。沈。着。或。者。此。數。月。間。可。無。甚。變。動。

聖路易博覽會之各種會議。

自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巴黎博覽會始。就。會。場。中。開。種。種。之。萬。國。會。議。自。茲。以。後。每。屆。

高之博覽會繼之于九百年巴黎之博覽會復繼之此皆交通日繁文明日進而萬國漸趨於大同之徵兆也此次聖路易之博覽會亦仿其例今將其所定會議之條件及其時日報告如下

- 一、萬國報館主筆訪事會議 西五月十六日至廿一日
- 二、運輸交通會議 同上
- 三、教育會議 六月十八日至七月一日
- 四、牙科醫會議 八月廿九日至九月三日
- 五、電學會議 九月十二日至十七日
- 六、法律學會議 九月廿九日至十月一日
- 七、工學會議 十月三日至九日
- 八、禁酒禁烟會議 十月十日至十五日
- 九、禮拜日休假實行會議 十月十二日至十四日
- 十、盲啞教育會議 十月十七日至二十日
- 十一、圖書會議 十月十八日至廿一日
- 十二、空中旅行法研究會議 期未定

聖路易博覽會之各種會議

國聞雜評

八

十三、政治生計會議

同上

十四、弭兵會議

同上

十五、林政會議

同上

此次會議事件。與前數回最相異者。則無宗教會議是也。此殆由科學日昌。宗教問題。漸為世界無關輕重之問題歟。

此次會議事件。最無價值者。則弭兵會議是也。俄皇親自倡萬國平和會於海牙。口血未乾。而遂有今日之事。今者帝國主義之跋扈。正達於極點。各國日夕汲汲。以擴張軍備為獨一無二之政策。當此而言弭兵。豈非不識時務。無論會議之結果若何。不過一篇好文章而已。使兵而可弭也。其在中國獨立自強之後乎。

此次會議事件。最有趣味者。則電學及空中飛行之研究是也。電學之功用。今雖已有種種不可思議之現象。其實方始萌芽耳。此美國電學最發達之區。今開此會議。其結果必有大可觀者。空中飛行之事。各國研究之者。大不乏大。且積有年所。今次美國政府。特懸賞十萬金。令有製新式飛船。在此次賽會得頭等賞牌者。給之。將來必有大新發明。聳動一世之耳目者矣。



國聞雜評

粵漢鐵路交涉之警聞

(飲冰)

粵漢鐵路交涉。可稱今年外交界一大事。

此事對外交涉。為中國與美國之交涉。而在美國黑幕之後者。有比利時之交涉。在比利時黑幕之後者。有俄法兩國之交涉。

其對內交涉。則湘紳與湘官之交涉。湘官與鄂官。鄂官與鐵路大臣之交涉。鐵路大臣與中央政府之交涉。中央政府與湘粵鄂官紳之交涉。

粵漢鐵路之歷史。光緒廿三年五月。比利時公司之代表人盧比爾。由北京往漢口。

比利時者。實俄法同盟之傀儡。全地球所同認也。彼既得蘆漢鐵路之敷設權。遂欲更擴張之。由漢口經廣東。以接續安南邊境。其北路則經張家口。到北京。以接俄國西伯

利支線。以通俄法兩國之勢力範圍。使相連絡。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者也。其計畫未成。而翌年^{二十}四年有美國人創設華美合興公司。承辦粵漢線之議。其時比利時公司之代表人。謀所以妨害之者。不遺餘力。及中國政府借用美資之意嚮既定。於是比公司於表面上。不能容喙。然冥冥中所運手段。一日未嘗息也。

華美合興公司之成立。光緒十四年。美國大資本家布黎士始倡設合興公司。其目的專欲輸入母財於中國。而因以間接握政治上之權力。其公司初起。凡爲五十五股。其股東皆美國著名之資本家。財政家也。當時以我公使伍廷芳之幹旋。遂得粵漢鐵路之敷設權。隨即派工程師巴遜測量線路。估算工費。測算畢。乃知前此所豫算之額。所缺實多。原額四百萬磅乃更與中國政府協議。將修正原約。二十五年夏。派美國著名法律家圭黎氏至中國與督辦盛宣懷提議茲事。

俄法比三國之抗議。比法兩國觀茲隙之可乘也。乃出種種手段。以妨害之。比公司代表人。屢向盛氏爲種種要求。而上海之法國領事抗議尤力。駐北京俄公使亦協助之。蓋彼等調知合興公司中多有英國股份也。乃抗言曰。『若中國政府查有英人投

資本於粵漢鐵路者而默許之。則是中國政府欺萬國也。云云。以茲阻力。故雖有圭氏之才。與中美兩國政府之助。而遷延遷延。亘於數月。直至其年二十五年臘月。而新契約始漸就緒。

俄法比之陰謀及美國之被賣。圭黎之交涉。其被障害者數月。至廿六年之末。忽極順適。俄法之反對運動。戛然中止。而新契約遂以成立。時美國當局者。謂由堅持之所致。而俄法比殆知難而退也。庸詎知彼等見夫直接之運動勞而少功也。乃一改方針。不為政治上正面攻擊。而為生計上側面攻擊。棄其北京上海之運動。而一移之於紐約。嗚呼。為鬼為蜮。則不可測。俄法之外交政略。真可畏。真可畏。

方圭黎之正與盛宣懷交涉也。而美國一有力之運動家何域查將軍者。即現任合興公司之總辦受比利時公司之囑使。設法買收粵漢公司股份。其時比利時公司。方受國王特別保護。以前戶部大臣倭爾的為首長。刻意欲求得粵漢鐵路之管理權。而機會適與之相應。即合興公司之發起人。上議院議員布黎士恰。以其時溘然長逝。該公司忽失主動力。而其年廿七年二三月間。義和團亂。機已動。人心惶惑。淺識者流。惴惴然以投資中國為

懼何域查利用此機凡所布畫著著奏功矣

華美合興公司主權之遷移。圭黎氏由上海返紐約。旋向該公司理事會報告交涉之成績。且議將來計畫之方針。不圖何域查氏已代表比利時公司所新買之股票爲理事會之一員。圭黎氏覩此事實。錯愕萬狀。乃提議定一期限。禁股東將股票出賣。且欲出賣者。必須經理事會之承認。而議竟不行。而何域查之爲比利時公司効死力者。且汲汲未有已。

圭黎與盛宣懷訂言。謂此草案既經兩造之承認。則其畫押之全權。當委諸駐美公使伍廷芳。以速爲妙。乃盛氏設種種口實。遷延時日。久不畫押。論者謂盛氏實亦比利時傀儡之一人。云自廿六年十二月。圭黎電促盛氏者不下十數次。直至廿七年六月。北京政府始電告伍使畫押。而此數月間。比利時人在紐約收買粵漢鐵路股份。日增一日。至西歷五月。開理事會。而比黨之股。已占過半。投票得二十二票之多。數此新契約中。雖特增一條。謂「此權利不得讓與他國人」。然既無及矣。自茲以往。比利時股份。益占大多數。而何域查遂被選爲公司總辦。華美合興公司之

主權非直中國人不能過問。即美國人亦不能過問矣。噫異哉。

第二之蘆漢鐵路。今年以來。比利時公司始實行其種種方略。前此駐華之公司總辦退出上海。總工程師巴遜亦辭職。理事會員全權在比黨手中。其行動一依蘆漢之成案。自茲以往。而俄法在中國南部之勢力範圍定矣。

中國對待之方略如何。今茲以湖南官紳之發議。謂其違反廿七年六月新約中所謂「權利不許讓與他國」之一條。乃為廢約贖路之議。而合興公司提出種種難題以相抵抗。據兩月內各報紙所記載。則盛宣懷電致外部之辦法。其最要者如下。（凡六條錄一、二、五）

(一) 合興公司已提出小票五百五十四萬圓（美金）既認定廢約。則由湘省或戶部預籌款項以備贖回。提出抵借之小票。

(二) 慎訪美國或他國著名律師。將案情研究。以備美公司興訟。

(五) 廢約即須停工。資遣美國工匠百餘名回國。如不得直。預備賠償各款。

今者此案交涉。正最膠轕之時。其結局若何。雖有智者。不敢云能善其後也。但今日我

輩所宜熟知者則美公司之主權已不在美人而在比人且不在比人而在俄法也此
 次之交涉非美人作難而比人作難非比人作難而俄法作難也更質言之則非資本
 問題而政治問題也嗚呼我政府何以待之我國民何以待之

今日我即有此資本而約之能廢與否已將費萬牛千象之力而即此區區資本之一
 問題所謂美金五百五十餘萬者已合墨銀將千萬圓吾政府果有此力耶吾湘粵鄂
 之民果有此力耶張空拳以圖抵抗烏在其能濟矣嗚呼此則其遠因甚複雜吾語及
 此而更無一辭之能贊矣嗚呼慟哉

俄國虛無黨之大活動 (飲冰)

俄國芬蘭總督波布里哥夫死後四十日西歷七月廿九日 華歷六月十七日其內務大臣布黎威被刺之

快報復聞於吾前

布黎威之殺芬蘭人殺之也先是芬蘭人布告檄文其末二語云殺波布里哥夫殺布
 黎威檄文出現後二十日而波布里哥夫死更兩月而布黎威死壯哉芬蘭人快哉虛
 無黨

布黎威者俄羅斯專制政治之中心也前皇亞歷山大第二被刺後任警察總監出全力以搜捕黨人使全國戰栗者布黎威也

未幾任芬蘭事務長官運種種手段以剝奪芬蘭人之自由使芬蘭失獨立之國會者布黎威也

繼西巴京之後任內務大臣益磨牙吮血專行其志去春虐殺猶太人事件主持之者布黎威也

與歷山大公比梭布拉梭夫等相結託主持日俄開戰論者布黎威也

布黎威者全俄之公敵也全世界人道之公敵也以二十年人民之怨毒一旦去之俄民之愉快何如以二十年頑黨所倚賴一旦失之俄廷之恐怖何如

西巴京之骨未寒布黎威隨之至是而俄國內務大臣死於虛無者四矣專制政治家之末路可怖專制政治家之末路可憐

述湖南之女子教育 (鐵公)

女子教育者教育之母也欲興大學必興女學欲興中學必興女學欲興小學必興女

學。欲。興。幼。稚。園。必。興。女。學。何。也。教。育。之。階。級。使。然。也。無。女。學。則。無。家。庭。教。育。又。無。保。姆。無。保。姆。則。不。能。設。幼。稚。園。無。幼。稚。園。則。不。能。入。小。學。無。小。學。則。不。能。入。中。學。無。中。學。則。不。能。入。大。學。是。故。女。子。者。全。國。生。命。之。機。關。也。女。學。者。全。國。教。育。之。機。關。也。女。子。強。則。種。強。女。學。興。則。國。興。然。則。不。可。一。日。無。此。君。也。無。疑。近。年。以。往。有。湖。廣（湖北）之。官。立。女。學。有。上。海。之。私。立。女。學（務本）。然。官。立。率。皆。腐。敗。私。立。則。多。迷。信（皆女教士所設）。苟。求。不。坐。是。二。弊。者。其。惟。湖。南。乎。吾。請。語。湖。南。之。女。子。教。育。

第。一。女。學。校。者。湖。南。女。學。之。先。聲。也。係。志。士。所。公。立。建。築。在。城。內。南。門。正。街。第。一。年。級。學。科。分。修。身。作。文。歷。史。地。理。生。理。算。學。裁。縫。刺。繡。體。操。等。數。門。後。二。年。級。加。外。國。文。家。政。音。樂。等。門。學。額。現。已。有。八。十。餘。人。列。為。三。班。監。督。二。人。為。善。化。許。黃。蘅。及。善。化。潘。俞。蕙。二。女。史。第。一。漢。學。家。也。熱。心。教。育。家。也。下。田。歌。子。之。流。亞。也。辦。事。得。人。教。授。又。善。故。生。徒。成。蹟。亦。嘉。長。沙。陳。德。祉。女。士。湘。潭。胡。懿。瓊。女。士。生。徒。中。之。最。錚。錚。者。也。吾。詳。述。其。為。人。以。代。表。全。校。陳。女。士。名。學。崇。係。前。敬。業。學。堂。倫。理。教。習。陳。保。彝。之。女。尤。長。于。文。學。胡。女。士。名。益。羣。係。明。德。學。堂。特。別。監。督。胡。元。倓（前速成師範卒業生）之。姪。尤。工。于。武。備。二。女。

士既有虛無大志。又富革命思潮。誠爲女界罕見之人物。吾常語人曰。改革中國之前途。必不在於口頭禪。革命之倫。而在于吾儕所親愛之二億同胞中之最少數之女學生也。至今日益自信。其確矣。更寄語二女士。當此血風肉雨之際。優勝劣敗之時。毋踐惡習。宜忍小忿。振起女子教育。鼓吹二億同胞。喚醒脂粉巾幗。擴張英雄主義。斯責任也是在女士。且無任他人先作羅蘭也。則二萬萬女同胞亦幸甚矣。

繼起者有常德之西路女學校。今年正月開學時。生徒即二十餘人。即常德府朱太尊。私立第七小學所改造者也。昔美利堅大統領盧斯福演說。謂欲見純粹之亞美利加人。請視格蘭德。吾今易之曰。欲見純粹之西路女學生。請視朱□□女士。朱女士者。西路女學生之代表。而太尊之猶子也。思想既超越于羣。學識亦獨出乎衆。此校分英文。東文。理化等科。與第一女學校略同。學制則稍自由。然學生能自治。女士亦儼然爲學長。以領班自任。既通西國言語文字。復長于本國漢文。試驗漢文時。曾作有家庭教育論。通篇尤三注意于母教二字。句節之間。極力發揮教育原理。暢言己志。實獲我心。令人誦之。不忍釋手。甚至過屠門而不知肉食之美。其感動于人心也深矣。誠他日教界

文壇演活劇之健將也吾喜無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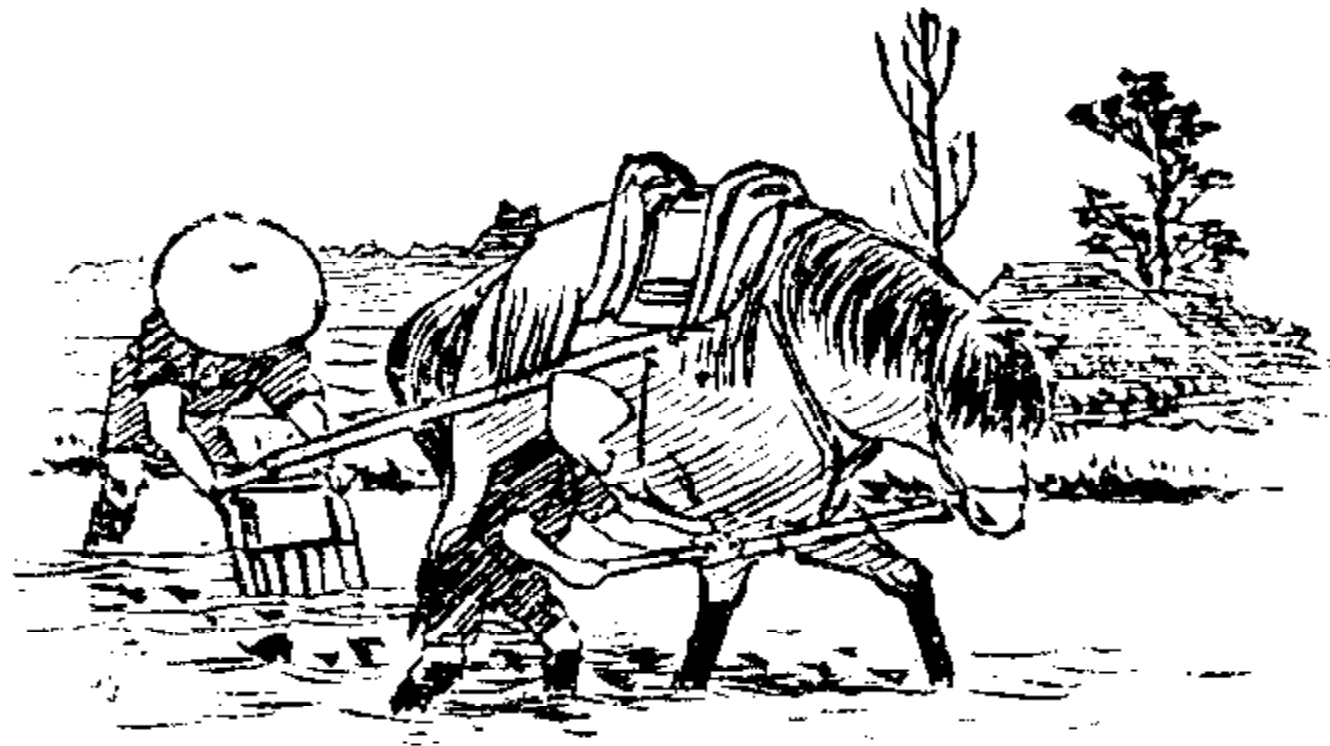
次于二校則有淑慎女學校建築在千壽寺即第一女學校發祥地也係李□□女史所私立女史年猶不過二十初度富資本自爲監督前上海道季光久之媳也學科與二校大同小異分爲三班以漢文漢學爲準漢文最優者爲甲班漢文清通者爲乙班丙班雖貧民女子亦可入英文教習曾文正公之族女也現年僅十有二英雄之澤數世未斬信矣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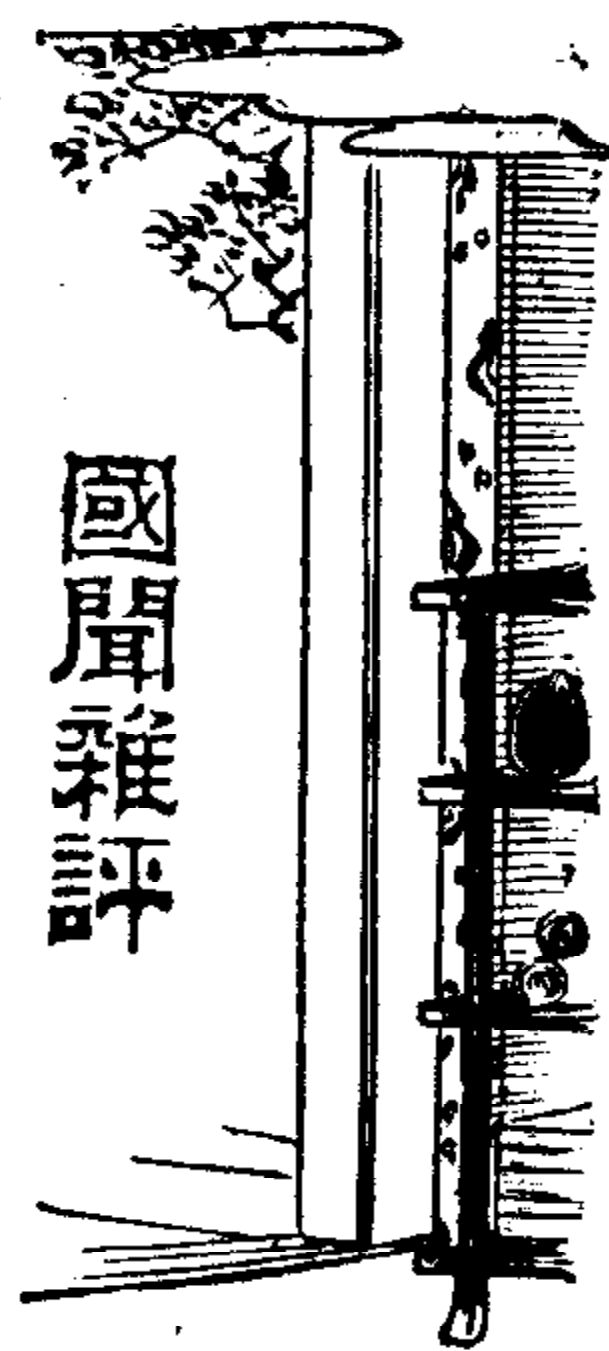
城市之中極易發達鄉野之區極難開化男學尙不易設立而况女學哉有之請自清泰都影珠山之影珠學校內之女學始故斯校也不知經幾何之歲月幾何之經營而成一人造的之女學校非自然的之女學校也然則用腦力最多者誰乎曰陳女士之父陳保彝是也是校用美國男女同學制度女子頗有尙武精神長沙余篤慶女士本清泰都人也文子長之文志羅蘭之志今年由第一女學校轉往該學校肄業于是該校名益振于鄉野

述者曰吾述湖南之女子教育畢矣。但上所列者不過舉其最著者而已。其後踵起尙

有已成之瀏陽女學、未成之湘鄉女學、將成之湘潭女學等。吾祝其更欲有勝前者數倍。則湖南益幸矣。湖南女學生留日本者，僅有陳擷芬及鄭家佩二人而已。今復聞有私費女學生數人（即李光久孫女李女士石娥等數人）將往日本。女留學生愈多，卒業而歸辦女學。女學必益完全。故吾祝女留學生較前往者數多，數倍則湖南益幸矣。雖然，湖南山國也。上海澤地也。然湖南女子教育反較多，較完全于上海。先進爲野人，後進爲君子。湘諺有之：「後來居上。」故吾更欲祝其他各省較勝湖南者數倍，則支那益幸矣。則支那益幸矣。







國聞雜評

鐵路權之轉移

(飲冰)

(俄法之勢力遂貫我全國)

警警警!!! 粵漢鐵路之交涉 警警警!!! 山西鐵路之交涉

十年以來列強以鐵路政策亡中國路權所及之地即政府所及之地稍有識者能知之能言之矣以此之故鐵路問題非惟各國對於中國第一大問題且為各國互相交涉爭權競勢之第一大問題

有間接從經濟上圖我者英美等國是也有直接從政治上圖我者俄法等國是也兩者目的不同而皆以鐵路政策為手段兩者結果皆不利於中國而俄法所挾持尤咄咄逼人。

鐵路權之轉移

俄法之外交政略。蓋不可思議。彼懼夫直接交涉。往往招他國之忌也。故別有其間接者。傀儡者誰歟。則比利時也。

拉丁民族之所建國。其在今日猶帶活潑氣者。惟法蘭西與比利時。比與法之感情。人種的。一也。而俄與法之感情。又「政畧的」也。緣此故。俄法比三國相狼狽。有三位一體之觀。知此。然後列強在中國鐵路政策之大勢。可得而論也。

聞者疑吾言乎。試觀比利時公司承辦蘆漢鐵路。而其集資權、管理權。全在巴黎華俄銀行支店。何以必由華俄銀行。其策源自俄國來也。何以必在巴黎支店。其財源自法國來也。故吾儕凡遇比國與中國之交涉。皆當以俄法之交涉視之。蓋不為過。

俄國以西伯利亞鐵路、滿洲鐵路謀中國。盡人知之。雖然。俄國之志斷不止此。彼當蘆漢鐵路契約之既定也。中國方以自力辦榆營鐵路（自山海關至營口）歟。不繼而俄人遂出而攬之。此光緒二十四年五六月間事也。彼得此路。後則其縱貫鐵路由聖彼得至營口。由營口以至北京。由北京至漢口。皆其勢力範圍。血脈貫注之。効力不可思議也。英國憚其然也。故出死力以爭之。戊戌夏秋間。英俄為此幾斷國交。此當為我國

民所猶記憶也。榆營鐵路之卒用英國資本也。實俄人痛心疾首、刻不能忘者也。俄雖失之於榆營、旋欲再行之於蒙古西伯利之路、歧一線至張家口以接我內地。此其近數年來所布畫也。而彼路又必以蘆漢爲接續線。其臂指之運用、乃靈又俄人所慮之至熟者也。於是乎遂有買收山西鐵路之事。

法人以安南龍州鐵路圖中國。又盡人知之。雖然、法人之志亦斷不止此。彼欲與其所投資本之蘆漢鐵路相接、以保俄法勢力之權衡。是其素志也。於是乎遂有買收粵漢鐵路之事。

此兩事者、俄法所常日在之者也。然俄法自爲之動、天下之耳目也。故一以委諸其所傀儡之比利時、買收粵漢鐵路。起於光緒廿六、七、八年間、而其成功而發表之也。實在去冬。蓋比國人復利用得一美國人名何域提者爲第二之傀儡、買收粵漢股份之過半。今之爲粵漢鐵路公司新總辦者何域提也。現在與吾政府及湘粵之民爲種種困難之交涉者、比利時之主動也。而立乎其後者、又俄法也。參觀前號異哉、咄咄痛哉、咄咄。茲事之警未已。曾幾何時。而七月十一日北京電報復有福公司將山西鐵路權以一

千三百萬兩轉售于比利時之事異哉咄咄痛哉咄咄

彼之買收此兩鐵路權其目的何在乎俄人既不得志於滿洲則馬首一轉以全力注於蒙古此稍明時局者所能知也山西粵漢兩鐵路之權既入於彼手則蒙古鐵路北接西伯利線而南抵山西邊境然後由山西線接至正定由正定接至漢口由漢口接至廣州由廣州接至欽州由欽州接至龍州由龍州接至安南東京然後直貫歐亞之一大鐵路全爲俄法比同盟國之資本所左右有常山陣蛇首尾相應之妙用吾觀于此而不禁歎俄法用心之深密手段之巧黠舉動之敏驚至於如此其極也

山西鐵路之轉售以疾雷不及掩耳之勢忽爾發現其前此之密勿交涉如何非局外所能深詳但其事之真確殆可無疑也顧吾所最不解者則前此山西商務局與福公司所定合同原以華人主權借款辦路礦六十年內價款收還雖其內容實權全在福公司而外面名義上而猶曰吾華官商所借也今不及數年而遂由福公司專賣與比利時然則此權者比人得之于福公司之手乎抑得之于商務局之手乎將來商務局直與比利時公司交涉乎抑仍間接由福公司與彼交涉乎使商務局如於期限以前

能有力還福公司之借款也。則比利時果肯依福公司原定契約還我中國乎。凡此諸事。轉輟之問題。皆相緣而起。恐不徒如今日粵漢鐵路交涉之狼狽而已。嗚呼。誰爲厲階。而至於此。

山西路礦權之原動力某氏。嘗持引商力以禦兵力之說。謂借洋債以辦路礦。爲救中國一奇策。(見去年中外日報十月初六日附張)其說甚辨。今者觀山西路權轉移之異狀。將謂之何。將謂之何。

抑吾因此二事而更生一異感焉。粵漢鐵路公司之發起者美國人也。山西福公司之發起者英國人也。彼其非有欲爭權利於中國之心。則自始不必爲此汲汲明也。既已發起矣。既已獲得矣。而何以比利時以小伎倆。遂能取而代之。毋亦由英美之經營此者。以私人資格。而俄法比之經營此者。以政府資格耶。彼則事權分而易流動。此則事權集而有定趨。處心積慮以謀之。蔑不濟矣。由此觀之。他日繼起者。又豈惟此兩路而已。帝國主義之盛行。不得不還而趨重於中央集權。即此亦可以觀世變矣。吁。

練兵處陸軍留學章程私議

(東京留學某君寄)

練兵處陸軍留學章程私議

東京留學某君以其友所著本論惠寄本社原稿十條見寄者僅四節著者爲周君宣湘人云此實今日一重要之問題此問題一適切之文字也亟錄之以質當世並將練兵處原章擇要登於前簡資參考焉

北京練兵處新訂陸軍學生出洋就學章程(原章十六條錄七)

(一)選派學生須分年派往。擬以四班爲一輪。每年選送一班。每班一百名。至第四班送齊後。如須變通辦理。屆時另行核議。

(二)選派學生。各省須有定額。京旗直隸江蘇湖北四川廣東各六名。奉天山東河南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南雲南各四名。山西陝西甘肅廣西貴州各三名。江甯杭州福州荊州西安寧夏成都廣州綏遠城熱河察哈爾密雲青州十三處駐防各一名。計共一百名。爲第一班。以後三年均照第一年辦理。如各省旗有願多派者亦可。但不得倍於原派之數。以示限制而免紛歧。

(三)凡已設武備學堂各省旗。其學生應在學堂內選派。若未設學堂之處。則於文武世家子弟內選派。但須合以下所訂之格方准派往。如選不及額。即由練兵處就近選派補足。以符定數。

(四)所選學生。必須身家清白。體質強壯。聰明謹厚。志趣向上。並無暗疾嗜好。於中學已有根柢。武備各學。已得門徑。年在十八歲以上二十二歲以下者爲合格。其未設武備學堂之處。於武事本末暗習。而經史時務之學。必須優裕。選定後由各省旗開具該生姓名年籍三代履歷學詣品格。與已習武備之生。一併咨

送練兵處考驗合格者由練兵處彙送駐日大臣轉送學校肄業。不合格者遣回。

(六) 咨送各生。應由練兵處選派一監督專司考查約束。即為駐日使署武隨員。歸本國駐日大臣節制。

(十一) 學習兵事專為國家振武之用。自應由官遣派不得私自往學。其有現時業經在日習武之自費生。應由駐日大臣及監督察其志趣向上。學業精勤。年限未滿者。隨時咨明練兵處貼給用費。改為官費生。以資造就。自此次定章後。凡赴日學習武備之自費生。即行禁止。以歸一律。

(十二) 駐日大臣有督察學生之權。須隨時悉心考校各學生之品行學業。按年督同監督造冊咨送練兵處以備查核。

(一) 官費生每省限額太少

中國面積人口較之英法德美諸國。有過之無不及。惟俄差可與埒。則以軍制相比較。俄國歲得常備軍百二十萬人。中國以十八省分計之。每省亦當得七萬人有奇。此七萬人中必分立步騎工砲輜重五事。而工兵中如電線隊鐵道隊等。砲兵中如要塞砲野戰砲等。又皆須別有專隊職掌其事。而一師團中必以五種兵力組織而成。一師團中之大聯隊中隊小隊各長皆非有切實軍事之知識之人不能勝任。則就一省七萬人言之。必得自士官以上軍官人材七百人。而後可以組織成一局部之兵力。全國合

計軍事上則須一萬二千六百五十人。以今日中國之財政艱難。所有每年每省遣送七百人之力。亦無盡學於外國之事理。然當中國軍事教育毫無基礎之時。則令每省每歲遣送陸軍學生百人。實爲現今當務之最急者。即或中小省分無遣送百人之資力。亦須於四年期限內。每年每省遣送五十人。乃可以收守疆禦侮之效。且練兵處既係期限四年。則以此四年中。陸續遣派。每年大省百人。中小省五十人。四年合計。尙不過數千人。其與一萬二千六百之數。相去尙遠。於軍事上之職任。猶多缺乏。萬無可減省之理也。

(一)官費生宜免。練兵處考察之繁。

朝廷既任督撫以方面重寄。督撫遣送游學生。原以爲養成人材爲國家用。非有所私於一方也。不過就地擇人。聞見既周。選擇自能詳慎。練兵處與各省相去盡遠。必無從考察其人。之素行。則與其寄耳目於練兵處。不如寄耳目於各省督撫。寄耳目於各省督撫。所撰非人。必當自任其罪。今由各督撫咨送練兵處。再加考察。考察者既不能如各省督撫之就近。易周。而徒使其可以謝失人之責。此不惟官守之責成。既已不專。而在

爲學生者未越重洋。先須奔走南北。馳驅糜費無算。又守候輦轂之下。愒時玩日。萬一不得出洋。又須回省。消磨歲月。荒廢學務。徒使有志之士。蹭蹬興悲。裹足不前之念。且留學日本。入校之始。必須檢查身格。若練兵處檢查。雖已合格。而到東入學。行檢查時。竟以何等窒礙。致被剔除。則反足以損傷練兵處之威重。而無益於事實。此練兵處攷察之繁。不能不省者也。

(一)官費生不宜限定世家官族

天下最艱辛最危險之事。莫過於軍人。故陸軍學生。必其精力強壯。甘耐勞苦。平時則研究學業。臨事則拋舍身命。無燕安怠惰之習。無瞻顧畏葸之情。國家教育一軍人。乃能收一軍人之效果。中國舊慣。世家官族子弟。類多自幼嬌養。軀幹脆弱。起居晏逸。不耐勞苦。其發奮自厲。願學陸軍者。必無多人。則於此少數之中。求其出類拔萃。登峯造極。愈不可得矣。中國向來軍制。不以學術爲重。今既改從學校出身。則凡爲將弁者。無不以身充兵卒。爲實地練習之基。由此進於士官。終於兵科大學。以故精神才力。皆須過人。今欲以此望之於世家官族子弟。誠恐數年以後。無一真實陸軍學生之可用矣。

况近代以來。所謂世家官族。並無確然一定之界限。先輩有一二榮達之人。後輩安富尊榮。互相攀引。家世自矜。其實與平民有何差別。當學校未立以前。上下所崇貴者。曰科甲出身。曰勞績保獎。兩方所出人材。寒賤之士究多。富貴子弟較少。蓋國家不立限制。故志士有進身之路。人民無歧視之心。今倡新學。課實際。而反分別。此有名無實之平民貴族。恐未收學生干城之選。先已啓人民階級之爭。殊非國家之幸福。此決不可限。學生必爲世家官族也。

(一) 自費生設禁太苛

以官中之經費。遣送游學生。無論如何。必有不給。欲於支絀之時。求所以濟其失者。惟獎勵自費學習陸軍之一法。蓋自費學陸軍者。之爲益於國家之前途。有勝於官費者。數事何也。費既出於公家。則非材者。或致濫竽。其間徒求異日之出身。而於軍事上之學業。不必切實研究。亦勢之所難免。自費則自籌資本。遠涉重洋。非素有學業志氣。堅卓者。必不能出於此。此其求學之心。當益堅決。其進步。必在官費生之上。利一官費。遣送各省。均有定額。將來以額滿見遺。向隅興嘆者。所在多有。此等人士。豈無性情材質。

近於軍人資格者必使棄其所長就其所短則非其本願學必不精惟因而獎勵之則必多所成就官費所不及網羅者以此術補之他日軍人資格不可勝用利二國家不整頓軍政則已欲整軍政則必與軍人以各種特別優待之權利乃可以歆動天下鼓舞其尙武之精神自費學陸軍之人國家尤當與之以異常之獎勵即不能獎厲但得破除苛禁使人人得以自達其學陸軍之目的即可以呼動全國之視聽使趨於尙武一途下令流水捷如轉圜在朝廷不費擘畫之勞而海內已有從風之勢利三在練兵處當局者限制自費生學陸軍之故豈不以排滿革命之徒狂譎無理早爲之備也乎不知提防排滿革命之風潮不在於分別自費官費而在分別其果爲排滿革命之人與否今禁制自費一語既出明明以自費官費劃分爲二使自費生皆有自處於排滿革命之嫌疑則不惟不足以弭散亂源反足以激成走險負嵎之勢於朝廷絕無所利而官費生與自費生究竟不過一形式之分別果然包藏禍心官費生有何不可即不學陸軍亦豈不能倡亂且凡欲學成陸軍之人必皆有爲國家効力之志決無欲爲亂黨托足者如能開此禁例則自費生愈踴躍出洋學習軍事在國家不費一錢可收

無○數○將○校○人○材○之○用○利○四○由○此○言○之○爲○國○家○計○爲○時○局○計○爲○遏○亂○源○計○爲○求○人○材○計○無○一○不○便○此○又○不○可○不○解○除○苛○禁○者○也○

旅順逃竄俄艦之國際交涉 (飲冰)

八月十日(陽曆)黃海大海戰之結果。旅順俄艦分竄各港。其竄膠州灣者若干艘。竄芝罘者一艘。竄上海者二艘。於是日德中日中俄之國際交涉紛起。今記載事實而略評之。亦談國際法者一新興味。而中國之國力益於茲可覘也。

(一)膠州灣俄艦事件 黃海海戰之當日。俄國戰鬥艦緇沙黎域、巡洋艦亞士哥列那域、及驅逐艦三隻。同時遁入膠州灣。亞士哥列裝煤後。旋遁至上海。那域裝煤後。遁向北方。尙餘緇沙黎域及驅逐艦在焉。此報達於日本。日人全國激昂。不可嚮邇。各大報館。皆紛紛責備。謂德俄預有密約。德國無嚴守中立之真意。其勢洶洶然。謂雖緣此與德國斷絕國交。所不避也。東京政府直與德公使爲嚴厲之談判。旋以十三日。德政府下令於青島總督。使爲適當之處置。並以電文告日本政府。其條件如下。

一 交戰國軍艦入膠州灣者。許裝載煤及糧食。其所載者足敷其由膠州以達於距膠州最近之本國軍港。而止其寄港時間。仍不許逾二十四點鐘。

一 二十四點鐘內。若實未能出港。則再給以二十四點鐘之展期。

一 若於此指定期限內。不肯出港者。則由地方官勒令解卸武裝。

一 凡交戰國軍艦曾經一次入港者。下次不得再入。

此電文發布後。旋即實行。緇沙黎域因不能出港。既解武裝云。日本朝野。深與滿足。遂無復異議。

此次德國之處置。實行國際法上所謂「二十四點鐘規則」者。本屬習見之先例。其解卸武裝一舉。亦不過援春間上海俄艦「滿洲號」成例。所可佩者。則德國處置之公平與敏捷而已。獨其間為國際法開新例者一事。則第四條是也。「交戰國軍艦一度入於中立港者。不得再度復入」之宣言。實自此始。將來於國際法發達史上。其必有價值焉矣。

其關於中國地位之研究者。則國際法上租借港主權問題。是已。膠州等諸租借地。為前此先例所無。故國際法上諸疑問紛起焉。自經旅順後。而租借地與交戰國之關係。

定自經。此次後而租借地與中立國之關係定。嗚呼。吾固羞言之。

(二)芝罘俄艦事件。初十日大海戰後。俄國驅逐艦列士的拿號宵遁。以十一日午前四點鐘。竄入我芝罘。日本驅逐艦二艘。蹤跡得之。見其未解武裝。遂以十二日午前三點鐘。遣中尉某與彼交涉。令其於一點鐘內。出港與降伏。二者擇一。俄艦不聽。遂以其日午前五點十五分。捕獲之。

此事件傳達於歐洲。各國議論紛然。謂俄日兩國皆犯中國之中立。不履行對於中立國之義務。雖以英美之昵於日本。而其非難之聲。且極高。法國爭之尤力。駐北京之法公使。爲俄艦抱不平於我政府。而我駐法公使孫寶琦氏。關於此事。亦有所警告。俄公使更以全力恫喝我政府。不待論矣。我政府無如之何。卒嚴譴芝罘之將官。以爲謝。俄猶未鑒。復迫我與日本交涉。遂有外務部照會日使。代俄索艦之事。現正交涉中。而其結果。斷不交還。可豫言矣。

日政府以列強輿論之可畏也。乃於二十日爲通牒。布告內外。以自解。今節譯之。

此次日俄戰爭。清國地位。全屬異例。兩交戰國種種之戰鬥行爲。殆舉而行之於清國境內。清國既非戰爭之

當事者。而其境土之一部。則爲交戰地。一部則爲中立地。此事於國際法上言之。則可謂一大變態。以理言之。則可謂爾矛盾。然此怪象之成。則自兩交戰國之同意。依特別協定而創造之者也。

帝國政府爲欲保持清國之外國通商及其他諸般之安謐。故與俄國約束。制限交戰之區域。欲其誠意履行。復約於戰爭有關係地方以外。尊重清國之中立。帝國政府欲以如上之條約。使兩國於戰場地域以外。俱不得占領清國之土地港灣。或使用之于戰爭上必要之時地。蓋以帝國政府之所見。清國之所謂中立者。不過交戰國兵力所不及占領之地點而已。非果完全中立也。因自俄國之同意。爲不得移動海軍或陸軍於清國領域內。以免戰敗禍害之條約。今列士的拿。逸出旅順。遁入芝罘。是其既不得於自國港灣。求避難地。以免我攻擊。而遁入此港者也。是即兩交戰國彼此同意。而破清國既定之中立者也。則帝國之限於此件。暫以芝罘爲交戰地也。亦固其所。而此事件之終局。芝罘亦即隨而恢復中立。是則日本對於芝罘所措置。實自俄國無視其約束。直接當然而生之結果耳。雖然。俄國對清國之中立。加以重大之損害。無視自己之約言。固非僅此事件。又非限以芝罘矣。旅順之陷于包圍而孤立無助也。無幾而彼即于同地之要塞。與芝罘自國領事館之間。建設無線電信。此通信機關。帝國政府雖累次抗議。而至今尚依然繼續運用也。又於上海當戰爭開始時。其砲艦滿洲號。無視清國之中立。雖自清國受出港之豫告。後尙碇泊港內。經數週之久。重開數次之談判。然後承諾武裝之解除。今巡洋艦阿士克列。及驅逐艦古勞佐乙。復碇泊上海。幾及旬日。而尙未肯出港。且復不肯解除武裝。(後略)

日人之所以自解免者。固云辨矣。以吾儕公平之眼評之。則俄羅斯爲此事之戎首。固無待言。若日本之舉動。則楚固失矣。齊亦未爲得也。列士的拿之入芝罘。與緇沙黎域等之入膠州。其時同其性質。同而日本之所以處置者不同。是明不視我國與德國立於同等之地位也。據彼東鄉司令官所報告。日本驅逐艦躡俄艦跡入芝罘時。直遣人與俄艦交涉。命出港。命降伏。未嘗與我地方官交一言也。盜入他室。盜固罪矣。捕盜者不一問主人。遂排闥而牽出之。其對於主人之禮。可謂盡乎。若謂明知中國不能以自力驅之。使去。則經一次形式之交涉。後若誠不去。然後捕之。則吾固無辭也。日人無以自解。乃強爲之辭曰。中國之中立。非完全中立。不過爲兩交戰國特別協定之中立。斯固然也。至謂此舉爲兩國同意。暫破中國既定之中立。於事爲無傷。則吾見其論理之不完也。夫中國此次空前怪狀之中立。誠爲兩交戰國所創造。既創造以後。經天下萬國之公認。恐又非兩交戰國所得任意而破之也。不然。則尋常之布告中立者。但布告之而已。而何以中國當布告之始。各國互相通牒。以商權之明認之。非以此怪狀之中立。宜有第四國以爲之保證乎。如日本言。謂可以隨意破壞也。則當初交戰時。俄騎

有。在。遼。河。以。西。者。日。本。何。以。不。竟。擊。之。滿。洲。號。在。上。海。日。本。何。以。不。如。此。次。逕。捕。獲。之。然。則。日。本。自。始。固。知。此。等。行。動。之。不。當。也。明。矣。而。以。前。此。慎。重。之。態。度。自。立。於。無。可。疵。議。之。地。位。得。據。正。義。以。鳴。俄。國。之。非。日。人。得。同。情。於。世。界。未。始。不。賴。此。也。何。圖。一。旦。戰。勝。而。驕。遂。爲。此。狂。躁。之。舉。夫。中。國。之。中。立。爲。完。全。爲。不。完。全。固。別。問。題。也。而。日。本。所。既。指。認。爲。中。立。之。地。域。則。當。視。之。與。完。全。中。立。地。同。科。若。此。舉。者。可。謂。爲。尊。重。中。國。之。中。立。得。乎。日。人。謂。區。區。一。驅。逐。艦。所。關。本。細。但。不。可。以。茲。作。俑。故。出。於。此。夫。彼。區。區。者。經。有。日。本。兩。艦。在。港。外。監。視。其。爲。釜。底。游。魂。斷。難。逃。脫。此。事。勢。之。甚。明。白。者。也。日。本。當。此。何。難。一。還。我。國。之。體。面。爲。一。度。正。式。交。涉。待。其。不。能。捕。之。寧。晚。嗚。呼。我。國。之。不。齒。久。矣。此。事。先。既。失。諸。俄。後。復。失。諸。日。政。府。固。無。力。爭。此。區。區。權。利。且。無。心。爭。此。區。區。權。利。即。我。國。民。亦。何。顏。爭。此。區。區。權。利。雖。然。若。語。於。學。界。上。之。發。言。權。則。吾。人。亦。不。能。遂。爲。寒。蟬。之。噤。而。已。抑。日。本。以。茲。區。區。害。各。國。之。感。情。爲。此。役。名。譽。之。一。污。點。吾。不。能。不。爲。日。本。人。惜。之。吾。度。彼。蓋。未。始。不。稍。悔。其。造。次。之。失。既。已。行。之。則。終。回。護。之。此。殆。所。謂。騎。虎。者。非。耶。嘻。

(三)上海俄艦事件。同時俄之巡洋艦亞士克列驅逐艦古勞佐乙遁入上海。至今已將逾兩來復。而日日在船塢修理。既不出港。復不解裝。日本公使屢次抗議。吾政府與俄政府亦屢次交涉。而至今頑然不應。俄國之無意尊重中國之中立。非止一次。此則慨不勝慨。而責無可責者矣。今日電報各國領事會議處置之法。將行干涉。而日本則主張以獨力對付之。使芝罘事件而亦如此也。則吾無憾。且亦無辭也。雖然。吾中國之中立。本可笑者。本可憐者。其能否持中立局面。以相始終。其權全在人。而不在我。使芝罘事件之處置。而非如彼也。則其結局亦必同於上海而已。然則吾曉曉焉。其亦無恥也哉。

(七月十四日稿)

